

莫泊桑小說集

雷晉笙先生
徐蔚南先生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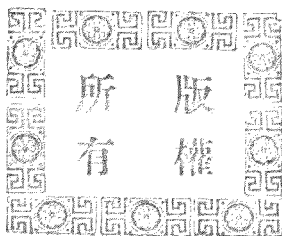
新文化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五版

莫泊桑小說集

全一册 定價四角五分



著者 莫泊桑

譯者 雷晉南

發行者 樊景華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文化書社

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

莫泊桑小說集目次

可可特小姐

書櫃

傳令兵

聖誕前夜

奧島父子

重逢

商埠

以上雷晉笙譯

水上

莫阿農

完了

父

狼

以上徐蔚南譯

可可特小姐

我們從阿細勒地方走過，在廣場的一角我遠遠地望見一個瘦削而高大的人，他死板板地做起叫一個幻像的狗的虛勢，他用溫和的，愛情的聲音叫着：「可可特，我的小可可特，這兒來，可可特，這兒來，我的愛」，他一邊叫着一邊用手在大腿上拍着好似人要把畜牲向前拉的樣子，我問醫生道：「那是什麼人？他回答我道：『哎！那人不好過，那是一個車夫，名字叫佛朗沙，把他的狗溺死後變成瘋子的。」

我再三央求道：「給我講他的歷史罷。極簡單極低微的事情有時是極刺我們的心的。下邊就是這人所遭過的事，是一個馬夫！他的同伴！完全知道的。」

在巴黎城外有一個中產階級的富戶人家。在賽因河畔一個大園圍的中間一座別墅中住着。車夫就是這位佛朗沙，是一個鄉下的孩子，渾鈍一點，好心腸，有益不諳世務的神氣，容易被哄騙的。

一天傍晚他回他主人家時，一隻狗緊緊地隨着他，他起初沒有注意到這個；但那只狗隨住

他的腳後跟總不離開，使他立刻轉過身來了。他看到底認識這條狗不認識。——不，他從沒看見過。

是一條瘦的可怕的母狗，大的奶頭向下懸垂着。在人後小步地跑、可憐而飢餓的樣子，尾把在兩後腿中間緊夾着，耳朵貼住頭；他停住的時候她也停住，他走起來的時候她又走起來。

他想趕過這條形消骨立的畜牲，於是喊道：

「滾過，你想我救你嗎！烏！烏！」她離遠幾步，定立在他的身後，期待着看來，這車夫開始走起來，她在他的後邊又動身了。

他做個拾石頭的假勢，畜牲稍微向遠處一遁，她的柔軟的奶頭大大的搖動；但是當人一轉過身，他便又跟來了。

這麼一來，車夫佛朗沙動了憐惜之情了，把她向前叫。狗胆怯地走進前來，脊骨屈成一個圓圈子，肋骨一條一條地把皮撐起。這人在那凸起的骨頭上掠一掠，便被那畜牲的可憐感動心情了：「快跑，跟我來罷！」他說。她即刻搖起尾巴來，覺得被人家收留了，給人家過繼

了，而且，也不再跟在她的新主人的身後，開始在他的前邊跑起了。

他把她安置在馬房內一堆乾草上；然後他跑到廚房去找來些麵包。當她吃飽後，她要睡了，團圓圓地睡着。

第二天，主人們聽車夫的陳訴，准他豢養這條畜牲。這原是一條好畜牲，嫵媚而忠實，聰明而溫和。

然而，不久的工夫，人便發現出她的一個厲害的弱點。她成年價忽兒和這個忽兒和那個發生熱烈的戀愛，她有些時候竟和全地方上的狗做相識，他們東來西往地圍住她不分白晝或黑夜。她用女孩子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分她的恩澤給他們，像煞有最好和他們都要好的氣概，她引在她的身後真的極不同的種類的樣式的狗組成的一個獵犬隊，有的粗肥的好像一個拳頭，有些大的竟像驢子。她引他們到路上引起不能斷的一長隊，而且，當她停住在草地上休息的時候，他們便做成一個圓圈子圍在她的周圍，瞻望着她，舌頭伸出向下垂着。

這地方上的人們注意她當作一樁希奇古怪的事；人從沒見過這麼一回事。獸醫也是莫名其妙。

到了傍晚，當她進到她的馬房時，一大羣狗便把這財主人家圍困起來。他們由圍着圍圍的荊棘籬笆傍邊擠進去，踏破了花壇的邊緣，弄壞了花枝，在花田裏掘洞，因之把園丁激怒了。他們在住着他們的女朋友的屋的周圍窺似的成夜價吼，人也沒法子能夠却退了他們。

到了白晝，他們竟闖進人家來。這才是一場入寇，禍患，災害。主人們在樓梯上或竟在房間裏時時遇見尾巴上繫着翎毛的小黃色猴面狗，獵狗，鬥狗。毛色不潔的到處徘徊的豺狗，無室無家的叫花子狗，還有戴爾納夫島上產的特別大狗把小孩們都嚇的藏遁了。

在這地方上，從此人便看見周圍十里路內的不認識的狗，人也不曉得他們從何而來，怎樣生活，而且以後他們又不知去向了。

然而佛朗沙醉心於可可特。他曾給她起名叫可可特，但是毫無壞的意思，雖然她受了這個名字；而且他不歇地說：「這條牲口，就是一個。只缺少說話。」

他曾用紅的皮革給她做了一個美麗的項圈子，上邊帶着很大的字刻在銅片上：「車夫佛朗沙的可可特小姐，」

她變的非常之大了。先前多麼瘦，現在多麼肥呵！肚皮也膨脹起來，肚底下仍常吊着她的

長的蕩動的奶頭。她忽然發起胖來而且現在也艱於走路了。後腿分離的很開和過胖的人們用的同樣的法子，嘴大張着以便於呼吸，稍微勉強着跑幾步馬上就困乏的不堪了。

而且她呈露出一種奇別的繁殖力來，總是差不多剛產後就又懷下孕的，一年四次的她產出一長串屬於牙齒類各種式樣的小動物。佛朗沙挑出一個來留下叫吃她的奶，把其餘的都拾在一個馬房用的圍裙裏，而且毫無憐惜地去投到河流裏。

但不久的工夫，廚婦把伊的怨聲和園丁的合在一塊兒了。伊嫌惡狗們在灶旁，在食桌底下，在炭堆上；而且他們又是遇見什麼便偷什麼的。

主人再也忍不住了，吩咐佛朗沙離去可可特。這人爲給她尋個位置大受困窘了。沒有一個人要她。他決定離棄她了，於是把她託給一個車夫，這車夫把她棄在巴黎的別一邊鄉野裏，連城橋附近。

到了傍晚，可可特跑回來了。

應打長久的計劃了。人把她交於開往哈佛爾的火車上的一個首領，議定五個佛郎。他須在火車向四開時把她擲在那里。

三日之後，她又跑回馬房來，疲乏的，瘦削的，皮膚損傷的再不能了。

主人動了憐惜之情，也再不三番五次地苛求了，

然而不久的工夫，狗子們又齊來了，比先前又多又精壯。而且，在一天傍晚，主人有個宴會，一只爛雞被一條兇惡的大狗嚼去，對着廚婦的面，伊也不敢和他爭。

這一下，主人老實大發雷霆了，於是把佛朗沙叫來，怒冲冲地給他說：「要是你們在明天早晨以前把這條畜牲不投到水裏去；我便趕你離門，你懂得罷？」

這人敗興起來，回到臥室收拾他的行李，因為他甯願丟了這個位子。以後，他想到他再不能另找下一個位置，要是他引上這條討人厭的畜牲；他想到在這兒房子也美，工錢也豐，吃喝也好；他想一隻狗實在值不到這些；他被自己的利益誘動了；於是他決定一到天明棄了可可特。

他一夜沒有好好地睡去。一到黎明，便起身來，拿了一根堅實的繩子去捉那條母狗。她懶懶地立起來，抖抖毛，扯長四肢伸伸懶，然後來歡迎她的主人。

這麼一來，他沒了勇氣了，而且愛情地樓抱她，撫掠她的長的耳朵，吻她的嘴，叫出凡他

所知道的一切愛情的字來。

但是，鄰室的鐘響了六下。他再不該遲疑了。開了大門：「來」，他說。狗歡悅地搖着尾，以爲主人要出外去。

他們一同到了河岸，他揀了一處似乎水深的地方。於是他把繩子的一端結在美麗的頂圈上，又拾了一個大塊的石頭拴在繩子的另一端。下來，他把可可特抱在懷裏發狂地吻好像一個人將要離別似的。他把她貼緊他的胸膛緊抱住，一邊搖着，一邊叫着：「我的美妙的可可特。我的可可特，」她呢，發出一種快悅的微音，讓這人隨便地撫弄。

有十次，他要把她投下水去，但他的心終不肯。

然而忽然間他決定了，用盡全力把她向能夠遠的遠處擲去。她起初還竭力轉水面上浮，好像人給她說洗澡似的，但是她的頭被石頭墜着一下一下地向下沉；她以失望的，人類的視線隨着她的主人，一邊自己抵抗着好似人跌在水中一般。一會兒，前體全部沉下去了，留下兩條後腿在水面上拚命地蹬跳；一會兒，完全沉沒了。

於是，有五分鐘工夫，水面上起着氣泡好像河水沸騰了一般；佛朗沙面貌猙獰了，魂飛天

外了，心絃顫動起來了，想像着看見可可特正在泥中打滾；而且在他的鄉人之簡單思想理自語道：「她想我怎麼樣，這個時候，這條畜牲？」

他差不多變成癡子了，整害了一個月病；而且，每個夜裏他夢見他的母狗；他覺得她舐他的手；他聽見她吠。請了一位醫生看。到後來好了些；於是他的主人們在六月裏把他引到他們的比沙爾田莊，在盧昂附近

那兒仍在賽因河畔。他起首去洗澡。每天早上他和馬夫下到水裏去，接住他們在水河中穿來穿去地游派。

但是，有一天，他們正在水中戲着玩，佛朗沙從然對他的同伴嚷道：

「你看那邊來的什麼東西，我要敬你嘗嘗牛犢的肋條。」

那邊原是一條很大的死牲口，被水泡漲了，毛也脫去了，隨住水流向前進行着，四條腿直伸在空氣中。

佛朗沙張着兩臂向近游去；而且，還繼續着他的諧談：

「倒霉！她不大新鮮了。老朋友多麼大的運氣！她還不瘦呢。」

而且他在四周繞轉，離這腐爛的大牲口隔着不遠的距離。

後來，猛然間，他沉默了，而且特別留心地看着她；一會兒，他再向前一進，這次把她撞了一下。他注定目光考察那項圈，隨後，他伸出臂去，執住項圈，把尸體兩搖，拉近他跟前，於是他念在綠色的銅仍舊結在褪了色的皮革上寫着的：「車夫朗佛沙的可可特小姐。」

死去的母狗在離她家六十里之外重新遇見她的主人了！

他喊出一種怪可怕的喊聲，而且，用盡生平的力量一邊向河岸泳，一邊繼續着狼一般的吼；而且，他一登岸，赤條條地，如狂似癲地向鄉野裏飛奔而逃了。他瘋了！

書信

八個鐘頭的火車把有些人們用睡魔固定住又給別的人們以不眠症。論到我呢，第二天夜裏遊興尙禁止我睡眠。

近五點鐘時我到了我的朋友米萊。達爾呂家，因為要在他們的阿伯來田莊上住三個禮拜。這原是一座很闊氣的房子，在前世紀的末葉他們祖父中的一個建造下的，而且總留在這家人手裏。所以她（房子，下同——譯者）有永久被這家人居住，放傢具，修理，洗刷的老資格。內邊從沒變換過；住的人從沒離去過，傢具從沒拿去過，室內的簾帳從沒捲過，而且習用着，變白了，在同一的牆壁上也褪色了。舊的東西老沒向別處走動過，但不過有時爲放一件新的挪動挪動，那件新東西放在內邊，好像兄弟們和姊妹們的才間添了一個新生的一般。

房子建在一個邱岡上，在半坡裏一個園圃的中間，一直通到溪流邊，溪上橫着一條驢脊梁的石橋。水的後邊，展開大的草場，場上粗肥的母牛漫步走着，吃着溼潤的草，一眼看到場上去，好像充滿着露珠，烟霧和草地的鮮麗。我愛這座房子猶如人家熱烈地希望所有的東西

一般。每年秋季，我懷着無限的快樂到這兒來；臨去時仍戀戀不舍。

我到這位朋友家，舒服極了，受着好像一位家人似的招待，吃過飯後，我問我的火伴保祿。
米萊道：

——今年給我那間房子呢？

——伯母露絲的房子。

一個鐘頭後，米萊。達爾呂夫人隨着她的三個兒子，兩個女孩子，一個狡猾的男孩，把我安置在這間我從沒宿過的伯母露絲的房裏

爲寄託我的靈魂，當我單獨一人在房裏時，我看看牆壁，傢具，一切房子的相貌。我認識她，然而很生疏的，但不過爲參觀進來過幾次，一眼看見伯母露絲的半身像，上邊寫着伊的名兒。

這位藏在玻璃後邊，成了廢紙的老伯母露絲從沒和我說過一句話。伊先前像是好婦人，守綱常有規範的婦人，嫻於道德的格言和嫻於烹飪的事務一樣，是地方上人家中避去快樂，含愁，鎖眉的安琪兒中的一個。

況且我老沒聽見過人談到伊；伊的生平和伊的死我全不知道。伊還是這一世紀的人呢？或者是上一世紀的人呢？有了無味的和衝動的存在以後，伊也曾離過此處嗎？伊升到天上去是一個老處女的清潔靈魂呢？是一個作人婦的安靜靈魂呢？是一個作人母的慈愛靈魂呢？或者還是一個爲愛情動搖的靈魂呢？這於我有什麼關係？不過照這：「伯母露絲」的名兒看去，似乎可笑的，卑劣的，醜污的。

我端一個燭臺審查伊的嚴肅的面龐兒，高懸在一個古老的金色木架裏。後來，覺得沒解釋，乏味，而且沒意思，我便察看一切的傢具。上邊全記着路易十六末葉，革命時代和民主政府時的年月。

在這間房裏沒有一隻椅子，一條窗簾猶如許多的有人生活過的，愛過的，曾受過痛苦的臥室裏覺得有遺韻，有奇異的氣味，木頭的，布的，椅子的，帷帳的氣味。

後來我睡下去，但是總睡不着。經過有一兩點鐘的痿痺以後，我決定起身來，寫幾封信。我揭開一個放在兩窗中間的銅梗桃花心木的小書案，希望在裏邊找些紙和墨水。但是我只找出一個用的老的再不能的筆頭，尖兒已經成了個箭豬毛的尖兒，而有邊緣也有些鏽蝕了。

當我要闔下這書桌時，忽然一個發光的點兒把我的視線引去了：原來是頭上所佩的一種黃色的針，在桌子的邊兒上頂起一個圓的小凸起。

我用手指向出拔，他似乎動搖起了。我把他插在兩個指甲的中間，用我能夠用的力向上拔，他慢慢地出來了。原來是一枝鉗進去而藏在木頭一個小孔裏的很長的金帽針。

爲什麼這樣呢？我立地便聯想到他能夠用來撥轉藏着祕密的發條，於是我就朝下追尋。這一下長了。搜尋了至少有兩點鐘工夫以後，我發現出另一個小孔來，差不多與前一個對着面，但是在一個小槽底下。我把那枝帽針挖下去：一片小木板迸到我的面前了，我看見兩包書信，顏色變黃了書信，用一條藍色絲帶捆着。

我齊讀了一遍。於是我抄出兩封來在下面：

「我這樣疼愛的朋友，你老實要我把你的一切的信還給你；這件事到叫我作起大難了。你到底怕什麼呢？怕我把她們（書信，下同——譯者）遺失了嗎？但是我把她們鎖起着哩。怕人把她們偷去嗎？但是我看守着哩，因爲她們是我的頂寶貴的寶貝。」

真的，這件事叫我老實作起大難了。我私心自問在你的心窩裏，你許有一點懊悔罷？不是懊悔愛過我，因為我知道你是無盡期地愛我的；不過懊悔當你的心坎不是交託於我，是交託於你手中所執的筆時，把這樣熱烈的愛情印在白的紙上了。當我們相愛時，我們有密語的必要，有說或寫的傳情的必要，於是我們談，我們寫了。然而言語可以飛去的，綿密的話，音樂，空氣，熱烈的愛情做成功的話，一經說出口便輕輕地化爲清風了，祇不過留在腦際裏，然而我們不能看，不能摸，不能吻，猶如你的手寫下的字。你的一切的信嗎？好，我還給你！然而叫我怎樣的難受呵！

當真呵！自經那番以後，你有一點拭不去痕跡的嬌弱的含羞。在你的敏銳的，怯嫩的靈魂裏，縈起了一縷不可捉摸的雲霧，你便懊悔給你愛過的人兒寫了信。你老記着一句感動你的回臆的話兒，於是你說：「我要把這些字燒成灰哩；」

「快快活活的，和和平平的。這是你的一切的信。我疼愛你。」

我的朋友，

錯啦，你沒有懂清，你沒有猜着。我絕不懊悔，我絕不懊悔把我的愛情給你說了。我還要照舊寫信給你，但是你須立刻我把的一切的信還給我，當你收到時。

我的朋友，要是我說出這個必要的道理來，那我就老實冒犯了你了。她（道理——譯者）并不是詩意的，好像你的所想，反而是實際的。我怕，我當真不是怕你，我是怕不測之事。我有罪。我願我的錯誤祇在我身上，我不願我的錯傳到別人的身上。

你老實把我弄清白。我們倆——你或我——都能夠死去的。你能夠跌下馬死去，因為你是每天騎他的；你能夠以決鬥，比武，心的病，車翻，千千萬萬的樣式死去，因為，要是人只有一死，那末，我們在生活的時候總會有法子碰到的。

那末，要是你的姊妹，你的兄弟，你的兄弟媳婦找見了我的信呢？

你相信他們愛我嗎？我呢，我不大相信的。那末，雖則他則欽敬我，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共知道了一件祕密——這樣的祕密——能夠不給別人學說嗎？

我開首就說了一番你的死，次之又疑心了一番你的老成，我好像是說出太不悅人的話了

然而、總有一天，我們倆都要死去的，是不是呢？而且大約我們倆中間的一個要先別一個死去的，所以，也就是那們先到地下去的也應預防一切不測之危險呵。

論到我呢，我將要把你的和我的信，肩并肩地牢放在我的書案的祕密裏。我要把她們藏在絲的藏匿所裏，叫她們肩并肩地睡着，充滿着我們倆的愛情，好像一對兒情人睡在一個墓穴裏一般。

你將要對我說：「但是，要是你在先死去了，我的愛，你的丈夫恐怕要把這些信發現呢。」

呵！我，我不怕的。第一，他先不知道我的器具的祕密，而且他也找不到。縱令在我後，他找見了，我也是毫不怕的。

你也有時想到一切的情書在死者的抽屜裏被人發現出來嗎？我呢，從早就想到這兒了，而且這就是我的長慮，使我決意向你索回我的一切的信。

你懂清白，你想決沒有一個女人燒、撕，毀上邊說着她們被人愛的話的信。一切我們倆的生命，一切我們倆的希望，一切我們倆的預約，一切我們倆的夢想都在這上邊哩。這些

着我們倆的名字的小紙片用溫軟的東西安慰我們，就是我們的遺骨，我們彼此把她們供祭
在禮拜堂內，特別在我們倆做神仙的小禮拜堂內。我們倆的情書就是我們美的徽號，就是
我們恩愛的和愉快的徽號，就是我們婦人的知己的驕傲，這就是我們倆心坎上的寶貝。不
，不，決沒有一個女人燒毀她的生命的甘美的、祕密的信稿。

然而我們也猶人一樣，將要死去的；那末……那末這些信，人將找見的！誰找見呢？自
然是丈夫了。那末又該怎樣——沒事，他，他燒去罷了。

呵！我在這點上老實費了籌思了，老實籌思過了。你想每天死去被人愛過的婦人，每天
她們的污跡，她們的過錯的證據落在丈夫的手中；你再想可是純沒有仇恨暴發過，絕沒有
過一場決鬥。

你想，我的愛人兒，你想男子，想男子的心。他當伊生時他復仇；他和損壞你的名譽的
人們決鬥。他殺死凡伊看見的，因為……是的，因為什麼？我知道不清楚了。然而。要是
當伊死後，我發現了伊的怎樣的證據，他燒去罷了，他什麼都不知道了，你繼續着和死者
的朋友握手，而且他怪喜歡這些信不落在他人之手，於是他毀去了。

哎！我曉得的多哩。在我的男朋友中，許多男子們燒去這些證據，而且佯裝一事不知，要是當伊尙生着時他們找見了，那他們就氣得要死哩。然而，當伊一死；榮辰變了；慕憤便是夫婦過錯之處分。

所以我能夠牢守住在你的手中是我們倆的一個威脅的我們的信。

你敢說我沒有理由嗎？

我疼愛你我再吻你的髮。

露絲！

我把眼睛放在伯爵露絲的像片上去，我看她那肅嚴的，起縐的，帶些兇惡的面孔，我想到我們不知道的一切婦女的靈魂，我思量她們怎樣複雜，我們永不會看透那生就而簡單的詭計，口是心非的穩重，於是一句微尼的詩奔到我的腦中來了：

這同伴嘴，心地總是不老實

傳令兵

莫泊三著

立滿着軍官的墳墓好像一塊燦爛光輝的田地，紅的軍帽和袴子，金的袖章和鈕口，參謀長的刺刀和刀的銀練子，獵兵和騎士的繡花的衣邊都從這些墳墓中透將過來立在這些墳墓上的白的或黑的十字架都伸開他們悲慘的臂，鉄的，大理石的或木的臂在已經死了的人們上邊，人葬埋了李茂森大佐的妻子，伊是在兩天前因沐浴而溺死的。

這就了事了，修士去了，但是，大佐被兩個軍官扶摻着，一動不動地立在墓穴前面，他還像看見那穴底的棺材藏着他的年輕妻子的軀體。

這差不多是一個老人了瘦而高大，蒼白的鬚鬚，他是在三年以前娶了他的同寮掃爾底大佐的女子，伊是在伊的父親死後孤居着的。

上尉，少佐扶着他們長官的都勉強着他向外引，他抵制着，眼眶中充滿着淚。這淚，是伸以英雄的氣概不放他，流出來的，并且，極低微地喃喃道「不，不，再少停一會兒，」他執拗着立在那里，腿都軟癱了，在這個墓穴之旁，被他看去，便是一個無底的深淵，他的心，

他的生命和一切留在地上的都已經墜落在在這個無底的深淵底下去了

奧爾孟大將忽然走進他跟前，把大佐的臂抓住，並且用力把他向外拉：「走罷，走罷，我的老朋友，不宜在這兒站了，」這麼一來，大佐終聽從了，於是回到他的家裏，

他推開他的書房門，看見在他的書桌上有一封信。他把彼拿到手裏，認出是他的妻子的手筆，一下便驚駭的，感動的幾乎倒下去了。信封上貼的有郵票，並且還打的有日期。他撕開信封接住望下讀：

爹爹，

讓我把你仍舊叫爹爹如同從前一樣罷，當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死去了，並且到了地下了。這樣，你或許能夠原諒我呢。

我不想感動你的心也不想減輕我的過，我祇想把一點鐘裏要自殺的一個女子的全部忠誠，說出全體的和完全的實情。

當你把我娶過以後，我很快爽地把我的感恩之心供獻於你，而且以我一個小小的女性的一心一意地愛你，我愛你如同愛父親一樣，差不多就是父親了；有一天，我坐在你的

膝上，你吻抱着我，我囁，我把你叫道：「爹爹」。這是從心坎中發出，一種天然的，自然的聲音。真的，你就我是的爹爹；祇是個爹爹，你笑了，對我說道：「常常地如此叫我罷，我的孩子，這樣纔可使我喜歡。」

自從我們到了這個城里——原諒我罷，爹爹，我便成了人的情人了，咳我已經抵抗了很長的工夫，差不多兩年工夫，你讀清白，差不多兩年工夫，後來，我曲降了，我成了有罪之人了，我成了失節之婦了。

論起他呢？——你也不必猜是誰了，我在這其中也是很安靜無事的，因為有十二個軍官常常圍住我而且撕守着我，就是你素常所叫我的十二顆星宿的。

爹爹，你也不必勉強着要曉得他，也不必怨恨他，他所做的事是無論何人到了他的那個地位都要做的，而且，到了後來，我確知他是一心一意地愛我，

但是，你聽啊，——有一天，我們約會到貝加斯島上，你知道這個小島的，是在磨坊後面，我呢，我泗水到那里登了岸，他便在樹林中候我着，而且，我們一直遲延到晚上，爲的是我們走開時不要被人看見，當我來和那人接合時，樹枝忽然分開，我們遠遠望

見你的傳令兵，斐理伯，他使我們吃了大驚了，我覺得我們這一下糟了，我便發出一聲大喊；於是他對我說，他，我的朋友——你去泗水去罷，慢慢地，我的愛人兒，留我在這兒對付此人罷，

我便離開了，當時我心中衝動的幾乎溺在水裏，我於是回到你的家裏，幾件可怕的事便等着我，

一個點頭以後，我在大廳的走廊下撞見斐理伯，他用極低微的聲音，對我說：「我從夫人的命，倘使夫人有信給我，」我於是纔曉得他是被賣了我的朋友把他買下了，

我老老實實地把信交給他，——我的一切的信件——他把彼帶了去又給我帶回信帶回來。

照這樣經過了兩個月，他們極信任他，如同你自己信任他一樣，

然而，爹爹，這里事情來了，有一天，仍在這個島上，我是泗水來到這兒，但是，這一次，祇單獨一個我，我遇見你的傳令兵了，他候着我而且對我說他要在我面前告說我們，并且把他所拿着的，偷到的信札灑滿於你，倘使我不讓他滿了他的心願，

咳！爹爹，我的爹爹，我怕了，一種怯弱的怕，不可當的怕，特別又怕你，怕你這樣好的人而被我弄錯了，爲他更怕——你或許殺了他——爲我一樣地怕，或者呢，我還曉得嗎，我被嚇昏了，被怕透了，我想把這個一樣也愛我的可憎東西再買一次，何等的羞恥呀！

我們如此的軟弱，竟然慚憤的比你更利害了，咳！當一個人一次要是墜落了，就要常常地墜落，而且要墜落地更深了呢，我還是知道我所做的嗎？我祇知道你倆中的一個要和我同死，——於是我便把我獻給這個畜牲，

你看，爹爹呀，我并不希圖着自己原宥。

到了這個光景，於是，——於是我所逆料的來到了——他把我霸佔住，再霸佔住，當他要拿那事嚇唬我的時候，他從此一樣地成了我的情人，如同那一個一樣，天天總如此，這還不可恨嗎？何等的罪惡呀！我的爹爹。

到了這個地步，我呢，我對我自己說：應該死了，活呢，我已不能爲你懺悔如吐罪惡。死呢我現在無論什麼都敢了。我無論何事再不能做了，除非一死，沒有東西可以滌雪

我，我已過於污穢了，我再不能夠愛人，也不能夠被人所愛了；我現在好似污垢了全宇宙，再無人能和我握手。

適纔，我出來沐浴，於是我也再不回去了。

這封爲你的信將要寄到我的情人那兒去，他收彼時將在我死去以後，而且他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將要爲你把彼保持住，以完成我最後的誓願，你讀彼，在你由墳墓裏回去以後。

「再見罷，爹爹呀，我再沒有給你說的了，做你應做的事，而且原諒我罷。」

大佐擦乾蓋滿着汗珠的額，他的鎮靜，在前敵的日子的鎮靜忽然奔到他的面前

他按鈴，

一個聽差的跑來了，

——叫裴理伯來，他說，

接住，他把他的桌子的抽屜抽成半開。

一個人猛然地跑進來，一個高大的兵士，紅黃色的鬚鬚，伶俐的神氣，有賊心的眼睛。

大佐對端看住他：

——你給我說我的女人的情人的名字。

；但是，我的大佐……

軍官從他的半開的抽屜中把他的連響手鎗拿出：

——說，快說，你曉得我不是鬧玩兒的。

——哎呀！……我的大佐……這是少尉聖，亞爾培來。

他剛剛說出這個名字，一股煙燒到他的眼睛跟前了，他便向後一倒，一顆鎗彈正中在他的

額中

聖誕前夜

「聖誕夜餐！」（註一）「聖誕夜餐！」咳！不，我再不吃，「聖誕夜餐」啦！

（註一）「聖誕夜餐」在法文是 Réveillon，是天主教徒在聖誕前夜半夜時所吃一頓點心的專門名詞。一時在中文中找不出恰當的字，所以譯為「聖誕夜餐」，對不對我還不能決定。

胖大的亨利蕩不里愛用氣忿忿的聲音如此說，好像有人把他辱罵了一頓似的。

別的人算笑着問：「你爲什麼發怒了？」

他答道：「因爲「聖誕夜餐」曾叫我上過一次極污穢不過的當，而且，我對於這愚蠢之快樂的，無意識的夜已經有不勝的厭惡。

——到底什麼事？

——什麼事？你們要知道嗎？那末，請你們聽罷：

你們記得，現在已經兩年了，在那時天氣很冷；冷的把窮人們都凍死在大街上。賽納河凝

結成冰，街廊上冷氣穿透靴子底把腳都凍冽了；全宇宙彷彿到了凍破之點。

當時我正在有一件重大的工作，於是我謝絕了「聖節夜餐」的一切應酬，寧願伏在桌子上過一夜。我一個人吃了午飯；隨住就起頭做我的工作。但是，你看，到了十點鐘前後，快樂的念頭在巴黎城中跑，街上的聲音總是來到我跟前，從間壁中聽見我的鄰家預備晚餐，把我一下攪亂了。我再也不曉得我所做的事；我糊裏糊塗地瞎寫；於是我知道這一晚上一定要棄了我的希望，老實要惹出些事來。

我在室中踱來踱去地走了一走。我坐下，我又立起。真的，我便受了外邊的快樂的奇妙之能力，而且我被征服了。

我喚來我的女僕，對她說：「安舍利，你去給我買些晚餐的東西，做兩個人的：蜆子，冷鷄，蝦子，火腿，餅乾。給我取兩瓶香賓酒；一齊擺在檯子上，然後你去睡去。」

伊聽了我的話，微微地一驚。當一切都預備好了，我把外套一披，於是走出去。

一個重大的問題要待解決了：我到底將和誰吃「聖節夜餐」呢？我的女朋友都應請到各處去了。要有一個，除非早先去約。於是我便打算同時再做一件善事。我自己說：巴黎城充滿着

窮而美的姑娘，她們在家沒得晚飯吃，都跑來跑去想找個熟腸的少年。我要在這些窮娘兒們中做個聖節的「主的使者。」

我在四下裏張望張望，到遊戲場去，問一問，巡一巡，選我的意中人兒。

於是我起頭在城中齊齊兒地跑。

真的，我遇着許多可憐的姑娘們正在尋機會，但是她們都是醜的叫入發惡心，或是瘦的像要凍倒，倘使她們站住。

我有一個毛病，你們曉得，我愛肥胖的女人。她們越是胖，我越是愛她們。一個大胖子把我弄昏了。

猛然間，在讓利也歹戲園對面，我瞥見一個側身影子很中我的意。一個頭，隨住，在前面，兩個凸起的部分，一個是胸，美透了，一個在下部頂奇異的：一個肥母鵝的肚子。我抖起了，自言自語道：「呀！美妙的姑娘！」再留下一點叫我考查的，便是：面孔。

面孔哪，就是「飯後的水菓」；其餘的，就是……就是「烤肉」了。

我加緊脚步，趕上這個在街上徬徨的婦人，到了一個煤氣燈底下，我忽然回轉過身來。

伊是極中人意的，年紀很幼，臉色紅紅兒的，一對兒黑的大眼睛。

我提出我的建議，伊不用躊躇就允納了。

一刻鐘以後，我們已經在我的屋子坐在飯桌上了。

伊當進屋子時說道：「啊！人在這裏好極了。」

於是，伊環顧伊的周圍，用一種看得出的滿意，以爲在這冰凍的夜裏已經找到殺飯和寓處了。伊是絕頂的美，嬌豔的竟使我發昏，而且肥胖的竟使我的心喜醉到萬分。

伊脫去伊的外套，帽子，坐下來開始用膳；但是伊不現出高興來，而且有時伊的臉現些灰白色，跳動，似乎感着一種隱藏着的憂愁的痛苦。

我問伊：「你有些煩惱罷？」

伊答道：「咳！我們把一切都忘掉罷。」

於是伊開始飲酒。伊一氣兒空了伊的一玻璃杯香賓酒，又斟滿，不停地又把杯子空了。

不一會兒，有些紅暈升到伊的兩頰上；伊開始笑起來。

我呢，我已經傾倒伊了，用飽口親吻伊，覺得伊也不蠢，也不俗，也不粗魯，好像站在街

廊底下的那些姑娘們。我問伊生平的細瑣事。伊答道：「我的小人兒，那些與你不相干！」

咳！一個鐘頭以後……

到後來。上牀的時候到了，當我在火爐前邊整頓用過的桌子時，伊早先脫去衣服溜到被子窩裏去。

我的鄰家們鬧起一片可怕的喧噪，笑着，唱着，好像是瘋子；於是我自對自說道：「我去找來了這個美妙的女郎，這件事辦的真好，我再不能作工了。」

一種深刻的嘆聲，把我弄暈了。我問道：「你有什麼心事，我的米米貓？」伊不回答，祇是繼續着發出可怕的嘆聲，好像伊飽受着痛苦似的。

我又問道：「是不是你有點欠安嗎？」

猛然間伊吼出一種喊聲來，一種悲痛的喊聲。我忙跳下牀來，把一支燭拿到手裏。

伊的面孔被痛苦弄得變色了，伊把手一上一下地在兩旁打，氣喘喘的，從喉嚨裏頭送出那種微弱的嘆息彷彿是臨終將斷的氣而且使人心灰懶。

我沒頭惱了，問伊道：「但是你怎樣了，給我說，你怎樣了？」

伊不回答而且吼起來了。

登時鄰舍們都靜悄無聲了，聽我的家裏有甚麼事發生。

我再問道：「你那兒疼。給我說，你那兒疼？」

伊口吃着說道：「哎呀！我的肚子！哎呀！我的肚子！」

猛子一下我把被頭揭開於是我瞧見……

我的朋友們，伊正在分娩！

這麼一來，我失了頭惱；我惚惚忙忙地上到牆上去，用盡平生的力，拿拳頭在上邊打，吶喊着：「救人，救人！」

我的門開了；一大羣人惚促地跑進我家來，正在穿衣的男人，袒着胸膛的婦女，彼也羅戲子，土耳其人，牧司克代人。這一鬧進，把我嚇的魂飛魄散竟不能自解了。

他們呢，他們以爲是些意外的事，或者是犯了罪，但總不曉得。

我後來說道：「是……是……這……這個女人她……她在分娩。」

這麼一來，這些人都去察驗伊，發表各人的意見。一位方濟各會裏的修士說他在這上懂的

清而且要護助着生產。

他們都驢澹的好像驢子。我以為他們要把伊處置死；於是我精着頭急忙跑下樓去找一位醫生住在鄰近一條街上的。

當我和醫生走回來時，滿屋內的人擁滿了；人家把樓梯上的燈已經也點着了；滿樓上的人把我的屋子都佔完了；四個坐在席裏的卸貨腳夫把我的香賓酒和蝦子都吃光啦。

我乍一見，就有一個可怕的聲音爆發出來，一個販賣牛奶的婦人給我獻來在一方布巾內一個波動的，起縐的，發微音的，駭人的小肉蛋，貓似的「妙爾，」妙爾」地叫；而且伊對我說：「是一個女孩子。」

醫生檢查產婦，看明伊的情形，這件意外事是晚餐後臨時發生的，他向回走時給我說他即刻給我差來一個看護婦和一個奶娘。

一個鐘頭後兩個婦人都來了，帶着一個藥包子。

我過這一夜就在一張圈椅上，思想以後的事實在沒了頭腦。

一早上醫生又來。他發見病人有點不佳。

他對我說：「你的夫人，先生……」

我把他的話打斷：「這不是我的夫人。」

他又說道：「你的情人，不拘是誰。」而且他一條一條地計算伊應有的照顧，調養啦，藥品啦。

怎麼辦呢？把這個可憐人送到醫院去罷？我將要爲一個粗鄙人打人家的房子，在全條街道上向過走。

我看管着伊，伊在我的牀上一直睡了六個禮拜。

孩子呢？我把他送到布哇喜的一個鄉下人家去。一個月還須得我交付五十個法郎。在先已經交過了，祇得勉強着交到我死的時候。

到了後來，他相信我^是他的父親。

但是，爲補償不幸，當這個女郎已經癒好以後……伊愛我……伊癡狂地愛我，這個窮鬼子！

——以後哪？

——以後，伊變得瘦的好像水溝裏的一只貓；於是我把這朽骨頭逐出去，伊總是在街上偷着窺伺我，藏到什麼地方看着我走過，當晚間我出去時，把我攔住，爲的是把我的手吻一吻，到後來，竟把我厭煩的變成癡子了。

你們看這就是我因爲什麼再不吃「聖節夜餐」。

奧鳥父子

在一座半田戶半貴族式的房子門前，這是混在鄉間的住戶中的一家，他們從先差不多都是貴族而且到了現在都是具有多數農夫的，許多狗子拴在院庭中的蘋果樹上，一看見守圍的和頑童們拿着的獵囊，都「汪」，「汪」地叫而且狼一般的吼。在廚室和飯堂的大廳中，奧鳥父，奧鳥子，白爾夢管帳先生和孟達呂書記先生在出發打獵以前，切開一大塊麵包而且拿着一杯酒喝，因為這天是個開朗的天氣。

奧鳥父矜傲他具有一切，在先就贊揚他的門下客將要去到他的田裏得來的獵獲物。這是一位高大的諾夢第人，有能力，有血性，有勇敢，能把蘋果車舉在他們的肩上的其中的一個。半是鄉農，半是紳閥，豪富，謙恭，有勢，有權。他曾送他的兒子奧鳥賽沙到學裏去讀書直讀到三年級上，使得他受點教育，可是他到這兒就把他的學業停止了，怕他變成一位無能為的老先生在上。

奧鳥賽沙差不多和他父親一般高，可是瘦的多，是一個極其腦腆，活潑潑的好少年孩子

，對於奧島父的命令和意見滿抱着悅服，恭敬和謙遜。

管帳白爾夢先生，一個矮矮的粗胖子，在他的細絲綢和紫血管的紅頰上顯露出如地鬮上的許多曲曲灣灣的江河似的支流。他發問道：

「兔子哪——有兔子麼？……」

奧島父回答道：

「你要多少有多少，但是在畢沙第野田裏。」

「我們由什麼地方起首呢？」——書記問，一位精壯的書記，肥胖而蒼白，捆着帶子而且穿着一身簇新的獵服是上禮拜在盧昂買下的。

——那末，由那邊，由田裏起罷。我們在平地裏打鷓鴣上邊去獵獸。

於是奧島父站起身來。衆人都仿照他的樣子，從牆角裏把鎗拿到手中，把這一砲隊人一看，把脚在地上兩拍以肯定他們的鞋子很硬，還沒有被血的熱度浸軟，然後才出發；這些狗在繩索的盡頭直立起來，發出尖銳的吠聲同時用他們的爪子向空中撲捉。

人起身到路上向着田中走來。這是一個小山谷，或者可說是一大片土色不佳的波狀田，因

這原故所以常常荒蕪着，被暴雨衝作一道一道的溝渠，被鳳尾草蒙護着，野獸的極佳妙之藏匿所。

獵者散佈開了，奧島父守的右邊。奧島子守的左邊，兩個門下客在中。守獵圍的和搨網的跟隨着。在這莊嚴的時候，人聽見第一聲砲響，心中有些微小的顫動，健勁的指頭時時刻刻在鎗的扳機上按着。

猛然間，一鎗出去！奧島父已經放射了。衆人都停止住，眼看着一只鷓鴣從鼓着翅奮飛逃命的隊裏脫離開，跌下到一個山澗裏厚密的荆棘中去了。奮勇的獵者跑起了，跨越過去，摔開拉住他的薔薇刺，然後才跑進深密的林子去尋他的獵獲品，跑的沒踪影兒了。

一會兒，第二聲鎗在遠處響了。

——啊！啊！白爾莎大聲喊，在那底下恐怕有一只兔跑出窩了罷。

衆人都靜候着：目光注射到視線透不過去的這堆樹枝裏。

書記打起兩手做了個傳話器，吼道：「有沒有？」不見奧島回答；於是，賽沙轉過身去向着守圍的說道：「你去幫他的忙去，邵喬夫。一直跑過去。我們等候着。」

邵齋夫是一個乾枯的，多節的老軀幹，週身的骨節都佝僂着。穩步地下到山澗下去，尋着可以踏的腳跡用狐子一般的小心。停了一會兒。猛然間他大喊道：

——噢！快來！快來！有了禍事啦。

衆人都跑近前來，投身到荊棘之中。奧島父跌倒在山坡裏，昏過去了，兩手抱着肚子，從大布褂被鉛彈穿破處，流出一長道子血在草上。原來他放鬆他的鎗用心去捉死的鷓鴣，他把鎗放跌下去，撞響了那第二鎗。他的臟腑已經穿透了。人把他由地上扶起，脫去衣服，看見一個可怕的傷口，由這傷口裏腸子都流出來了。這麼一來，當人把傷口胡亂地一結合綁上綑帶後，把他就抬到他家來而且去請了一位醫生是素常就請的和一個神父。

醫生到來，把頭重重地兩搖，轉過身來向住奧島子，他正爬在一隻椅上抽噎地哭：

——我的可憐的孩子，他說，這情狀不好。

但是當敷藥紮傷等事完畢時，負傷者手指兩動，張開嘴，隨住眼睛也睜開，注射在他的面前一種迷亂的，帶怒的視線，顯出在腦中找什麼似的，記起了，清楚了，於是他微嘆道：

——空名一場！完結了。

醫生把他的手攥住：

「不，不，只須幾天調養，一點兒事都不妨。」

奧島又說道：

「完結了！我的肚子已經破爛了！我知道的清白。」

後來，忽然間又說：

「我要給孩子說幾句話，要是我有工夫。」

雖然如此，奧島兒子淌着眼淚而且小孩子似的再三地說：

「爸爸，爸爸，可憐的爸爸！」

然而父親以堅決的聲音說道：

「不要哭，現在還不是時候呢。我有話給你說，你立在這兒，靠近些，很快的就畢了，於先我也就安靜了。你們呢，少待片刻，要是你們情願。」

衆人都退出來，留下孩子在父親面前。

自剩下單獨他二人時：

——你聽，兒呀，你現在二十四歲了，人可以給你交代事情了。我們也沒有什麼秘密事。你曉得你的母親死後已經七年了，而且我還沒有四十五歲，我呢，是在十九歲時結婚的。這都不是真的嗎？

兒子口吃着道：

——是的，這都是真的。

——你的母親死去七年了，我呢，我留下守着寡。當真哪！沒有一個人好像我能在三十七歲上做鰥夫，這不是真的嗎？

兒子答道：

——是的，這是真的。

父親氣喘氣喘的，十分蒼白而且面孔上的筋也抽起來，接着說道：

——我真有天大的罪惡啊！當真，你知道。人不是單獨生活的，但是我不願給你的母親一個繼續者，因為我在先已經對她答應過啦。這麼一來……你清白罷？

——是的，爹爹。

「這樣，我便撈了一個小老婆在盧昂，愛白朗路，十八號，三層樓上，第二個門裏頭——我完全給你說知，你不要忘記，——是一個極滿我意的小人兒，一個幽雅，可愛，忠誠，真實的婦人，什麼？你清白罷，我的孩子？」

——是的，爹爹。

「這麼一來，要是我到那裏去，我便和她有些事，但是有些重大的事就是把她藏匿着。你知道嗎？」

——是的，爹爹。

「我給你說這是一個忠實的女子，但是，一個忠實的，要是沒有你，沒有你的母親的遺念，再沒有我們三人的這座屋子，我早就把她引到這兒來，而且和她結了婚，以證實……你聽……你聽……我的孩子……我要做個遺書……我在裏邊也不說什麼！我不願……因為不該寫出……事情……這些事情……太傷了正道……而且亂了一切……敗壞了人家！你看，蠶了印的紙，不應，絕沒用的。我富裕一點，這是因我一生毫無多用。你知道，我的兒？」

——是的，爹爹。

——你再聽話……聽好……所以，我不寫遺書……我不願……而且我很知道你，你有一副好心臟，你不是手緊，捨不得花錢的人，我自己說，在我臨終時，給你把事情說知，再要祈望你不要忘記了小人兒：——加洛里納道奈，愛白朗路，十八號，三層樓上，第二個門裏頭，不要忘記。——你再聽話，當我沒後你馬上就去——你要聽好不要叫她在我死後瞞怨。——你也足有。——你能夠如此，——我給你留的也不少……你聽……在一禮拜中人找不見她。她在好鄉街茂洛夫人家作工。你到禮拜四去。這日她等着我。這是我的日子已經六年了。可憐的小人兒，不要哭呀！……我把一切都給你說知，因為我十分知道你，我的兒呀。這些事不要公佈出去，不要給書記說，也不要給神父說。要是一說無論誰就都知道了，但是不會知道的，除非不得已。這麼一來，沒一個外人在這秘密裏，除家人外再無別人，因為全家就是單的一個人。你知道罷？

——是的，爹爹。

——你應許麼？

——應許的，爹爹。

——你誓肯麼？

——肯的，爹爹。

——我祈望你，我哀求你，兒呀，不要忘記。我在這上擔心着哩。

——不會忘記，爹爹。

——你自己去，我願你把一切都安頓好。

——是，爹爹。

——那末，你將見……你將見她講把你聽的。我呢，我不能再給你說了。這個都是一定的罷？

——一定的，爹爹。

——好！我的兒，親我一下，再見了。我想我一定光榮的去了。叫他們進來罷。

奧島子哭哭啼啼地親他父親一下，仍常胸胸臆臆的，把門拉開。神父走進來，穿一件短白衣，手中端着聖油。

但是這個臨終者已經閉合了他的眼睛，而且他反抗再睜開，他反抗回答話，他反抗動作，就是他曉得的副十字，他也反抗。

這人，他已經把話說够了，他再不要說了。他現在覺得心靜了，他要平和地死去。他既然在他的兒子，他的家人前懺悔過了，還有什麼在「主的使者」前懺悔的必要！

他被他的朋友和躡在地上的他的家僕們照顧，沐浴，赦免，面上一絲顫動都沒有，顯出仍是生着一般。

在四個鐘頭指出很利害的苦楚的戰慄後，他在將近夜半時死去了。

(二)

打獵失事是在禮拜日來，禮拜二人葬埋了死者。賽沙奧島把他父親送到墳裏後，回到家，在淚裏消磨餘下的時光。他在下來的夜裏便很難睡着，而且醒來時覺得十分憂悶，自己問自己將如何繼續生活呢。

一到旁晚，他反倒想起遵從他父親臨終的遺囑。第二天就該到盧昂去，看這加洛里納道奈姑娘住在愛白朗路，十八號，三層樓上，第二個門裏的。他極低聲地再三念誦這個名字和這個住址，好像低聲默禱似的，念誦了數不清的遍數，以圖不至忘記，而且他臨了竟無限際地

把那個嘟嘟囔囔，也不能夠歇止，也想不到到底這是怎樣一回事，他的舌頭和他的精神竟這樣地爲這個語句所有了。

第二天，近八點鐘時，他叫把克蘭道式（馬名——譯者）套在二輪無蓋車裏，於是這匹諾夢第大馬展開大步在安微勒向盧昂去的大道上開步走了。他背上穿着黑的大衣，頭上絲的大帽，腿上他的褲子達到鞋面；他看見光景，不願他的好衣服受虧，上身罩一件在呢上護灰塵和油漬的藍布衫在風地裏膨脹着，而且當他脚到，跳下車時，他便很敏捷地脫去。

他進盧昂時剛剛打十點鐘，和平常一樣，他歇到澎安爽旅館，在三橋船路。他受老板，女老板和伊的五個兒子各人的一擁抱，因爲人知道那凶訊了；後來，他照例說說那凶事的細節，說着又使他哭起來，使他拒絕這些人熱心的扶伺，因爲他們知道他是很富，而且使他連他們的早飯都拒絕不用了，這樣，使他們快快難受。

打打帽子，刷刷外套，再揩揩皮鞋，然後他開始去找尋愛白朗路，他不敢在人前打聽，恐怕有人知曉了，或引起人的猜疑。

到後來，總找尋不見，他遠遠望見一個牧師，因他很相信教會中人素日的謹慎，他到跟前

去問了一問。

再走不到百步，恰恰當當就是右邊的第二條街。

這麼一來，他遲疑起來了。到了此時，他已經好像牲畜似的聽了死人的命。現在呢，他覺到十分感動，羞辱，難堪，以兒子而去見曾給他父親做過情人的婦人。一切的倫常箝束着我們，由於屢世紀傳襲的傳說深刻地印在我們的感覺中。這些，他已經在教理問答中關於卑惡生物（即婦人——譯者）上學過了，一切人生來同具的輕蔑心都攻擊伊們，雖然祇娶一個（婦人），他的道德已經囿於匹夫之倫了，這些念頭都奔赴到他的跟前，把他執縛住，使他羞憤，臉頰都飛紅了。

然而他忖思道：「我曾經對父親答應了。現在不應該不去罷」。於是，他把記着十八號的房子的半開着的門推開，撞到一個黑暗的樓梯，上到第三層上，看見一道門，接住又一個第二道，上邊有一條扯鈴的細繩子，他便扯了一下。

鏗鏘的響音在鄰近屋子內深遠處響了兩下使他週身打了一個冷顫。門開了，一個少婦立在他的對面，衣服很講究，膚色紅紅的，臉上擦着臙子粉，伊瞋住他眼睛瞪起了。

他什麼都不知道，除過對伊有話說，至於伊，他是毫無感疑的了；伊呢，是候着另一個人，不把他向裏邊招呼。他們這樣的互相瞻望着差不多有半分鐘。

後來伊發問了：

——你要做什麼，先生？

他微嘆道：

——我是奧島的兒子。

伊驚了老大的一跳，臉色變白了，好像打早就認識他似的，喃喃道：

——賽沙先生嗎？

——是的。

——那麼……？

——我特來給你說我的父親去世了。

伊失聲了——哎呀！我的天主！——於是向後一退讓他進來。他把門關上，跟着伊走來。

他瞧見一個四五歲的孩子，正和一隻貓在一塊兒玩耍，坐在一個火爐前邊的地板上，火爐

上燉着幾只要保持着溫熱的盆子，從盆中升上一縷熱汽。

——請坐下，伊說。

他坐下來……伊問：

——那麼？

他不敢開聲了，眼睛定在房子當中已經預備好的桌子，桌子上安置了三付刀叉，有一付是爲小孩子的。他看見背向火的轉椅，碟子，檯布，玻璃杯，紅酒的瓶子已開了口，白酒的瓶子還整放着。這背向火的就是他父親的座位！人家等候着他。他看見而且認得放在叉子一邊的就是他父親的麵包，因爲這塊麵包是特爲奧島的壞牙齒預備下的。下來，他把眼睛向高一轉，看見牆上他的像，是在巴黎開博覽會那年拍下的大照片，還有同樣的一張釘在安徹勒他的臥室的床上。

少婦又問：

——那麼，賽沙先生？

他轉過來看着伊。一種愁悲使伊的臉色發青了，而且伊等待着，兩手怕的發抖。

這一下他敢了。

——小姐，我的父親是禮拜日去世的，因為打獵失了事。

伊昏亂的竟然動也不動了。經過老大一會的寂靜，伊用差不多不能支持的聲音低嘆道：

——咳！不能有了！

後來，猛然子，眼淚裝滿伊的眼眶了，於是伊舉起兩手把面孔掩住開始抽噎地哭起來。

這麼一來，小孩子轉過頭來，看見他的母親哭，他尖銳的聲音吼起了。下來，他知道這所受的痛苦是由這不相識的人來的，他就用腳踢賽沙，一隻手緊拉住他的褲子，而且，那一隻手用全力擰他的腿。於是賽沙在這婦人哭他的父親和孩子護他母親的中間死板板地停住，沒魂了，軟癱了。他覺得自己為情緒所感，兩眼被悲哀弄腫了；於是，他要恢復他的原狀，開始再講起話來。

——是的，他說，禍患是禮拜日早晨臨頭的，近八點鐘時候……他說着，伊好像聽他的話似的，他一毫細節都不忽過，以鄉人之謹慎的口吻學說細小的再不能細小的事情。小孩子仍然在擰他，現在還用腳一下一下地在他的踝子骨上踢。

當他講到奧島會說到伊的時候，伊聽見他的名字，於是把臉揭開，問道：

「原諒我，我這一會子沒隨着你，我願十分知道……要是你不嫌囉嗦，請再從頭說。」

他又起頭說同樣的題目：「禍患是禮拜日早晨臨頭的，在將近八點鐘時候……」

他齊齊地說，老長老長地，有時頓住，有時停住，有時還歇住回憶。伊聚精會神地聽着他，用極起勁的女性的敏覺收納他學說的驟變，而且怕的戰慄，時時嘆噓：「噢！我的天主！」小孩子以爲他的母親平靜了，已經止住不去打賽沙，來拉他母親的手，而且他也聽，好像他也懂得似的。

當這講述完畢時，奧島兒子又說道：

「現在呢，我們一塊兒收拾順他的意願罷。你聽話，我是很充裕的，他給我留的有田產。我不願你埋怨……」

但是伊很敏捷地把他的話截住：

「啊！賽沙先生，賽沙先生，不要在今天罷。我的心碎了……下次罷，另一天罷……不，不要在今天……我答應你了，你聽話……這不是爲我的……不，不，不，我斷定不是的。」

這是爲小孩子的。這些田產是給他留下的啊。

這麼一來，賽沙驚愕了，遲疑起來了，口吃着說道：

——那末……這是給他……小孩的吗？

——對了，伊說。

於是奧烏兒子凝視着他的小兄弟起了一種模糊的，強烈的，難堪的情緒。

經過老大一會的寂靜，因爲伊重新又啼哭，賽沙怪不自在起來，又發言道：

——那末，道奈小姐，我要去了。什麼時候我們再提議這層呢？

伊嚷道：

——噢！不，不要走去，不要走去，不要把我和愛米勒（小孩的名字——譯者）單獨地留下！我

再沒別人，除過我這孩子再沒別人。噢！怎樣地可憐呵！怎樣地可憐呵！賽沙先生！再停停，坐下罷。你還要給我說話呢。你還要給我學說他在那禮拜中都做什麼來。

於是賽沙又坐下，他是習於聽命的。

伊靠近他，爲伊自己另有一張伊坐的椅子在火爐旁邊，爐上肉鍋子仍常燉着，伊把愛米勒

夾在伊的膝蓋中，問賽沙他父親的千千萬萬的事，貼心知己的事，從問的這些事裏人看出，不用推想便斷定伊曾以全副可憐的婦人之心愛過奧島。

而且，由於意想上自然的關連，他又回講到這場慘劇，於是重新開始再學說同樣的事情的細節目。

當他說：「他肚皮上一個洞，可放進去兩個拳頭」時，伊叫出一種奇別的銳聲，而且熱淚重新又從眼中迸湧出來。於是，賽沙被傳染所感，又一樣地哭起來，而且因為他的心絲被淚澆嫩了，他靠着愛來勒，愛來勒的額倒在他的嘴邊，而且伊吻着他。

孩子的娘緩一緩氣，嘆噓道：

——可憐的兒呵，你成了孤兒了。

——我還不是一樣的嗎，賽沙說。

於是他們倆一句都不言語了。

但是，猛然間，練就的主婦之本能，樣樣都籌思到的習慣在這少婦的心中驚醒了。

——你一早晨恐怕連一點東西都沒吃過罷，賽沙先生？

——沒有，小姐。

——啊！你該餓了。你快吃一塊麵包。

——謝謝你，他說，我不餓，我已把難過吃飽啦。

伊回答道：

——雖然難過，但是你還該好好地保重，不要在我跟前這樣地客氣！而且你須多停一停。你要是走去了，我不知變成什麼樣呢。

他再推讓推讓，扭不過了，於是坐到背向火的椅上，對着伊的面。他吃了一盤在爐子上火爆的豬腸，又喝了一瓶紅酒。但是他總不許伊開白酒瓶。

他既然要立起身來告別了，問伊道：

——你要我什麼時候來再商議這事，小姐？

——要是你能，下禮拜四罷，賽沙先生。因為在這天我不至担擱時候。我每禮拜四總是自由的。

——那末，我去了，下禮拜四再見罷。

「你到這兒來吃早飯，對不對？」

「噢！至於那一層，我還不能預先說定。」

「因為人正吃飯着很好談話的。再沒有比這個時間好的了。」

「那末，可以。正午罷。」

他再把小愛米勒吻吻，道：「奈小姐的手握握，於是走去了。」

(三)

這禮拜對於賽沙顯得越外長。他從來沒有單獨過，於是孤寂的不能支持了。他是在他父親身旁長大的，好似他的影子一般，跟他到田裏去，監視他的命令的施行，而且他離開他不多的工夫，到吃午飯時便又遇到一塊兒了。他們消磨長夜面對面地坐着，吃吃煙，談談馬牛或羊；當睡醒時他倆手握着手好像是深密的且是家人的愛情的交換。

現在呢，賽沙孤單了。他因為秋天的田禾跑來跑去，時常想望着看見他的父親立在田地的頭指揮的大影像。為消磨時光，他常到鄰家去說這場慘劇給尙沒有曉得的人們聽。有時他

再三地給別的人們學說以後，到了沈悶苦思之餘，他便坐在一條道路的旁邊，自己問自己這種生活到底能支持長久嗎。

他時時想到道奈小姐。伊使他曾落過淚。他看出伊是正經，柔和而且是個果敢的女郎，和他父親先前說的是一般一樣。真的，一個果敢的女郎，真真實實是一個果敢的女郎。他決定要特別地辦理這件事，給伊每年兩千法郎利息的進款，把本錢給小孩儲蓄下。他又想到禮拜四再去看伊，和伊整頓這件事，內中藏着有說不出的樂境。以後，他又想到小弟弟，這位五歲年紀的小善良人兒——他父親的兒子——使得他煩惱，有些厭倦而且同時週身的熱度增高。這也是家裏的一口人，秘密兒子，永遠不姓奧島，一口家人他隨便可以要可以不要的，但是總使得他憶起父親來。

禮拜四早晨，當他在盧昂道上，被克蘭道爾的鈴響的脚步載着時，他覺得他的心格外輕鬆，格外安靜，自經禍患後尙沒有過的輕鬆，安靜。

當他進到道奈小姐房裏時，他看見桌子上和上禮拜四安置的一模一樣，不過有一點差異，就是，麵包的乾皮沒有剝去。

他握握少婦的手，親親愛米勒的額，於是坐下，差不多像是到他家一樣，忽然心胸緊張起來。道奈小姐像是瘦了些，淡白了些。伊該是冷冷地哭來。伊現在在他面前有些不自在，伊像似覺得了伊上禮拜初經患難時沒有覺到的了；伊招待他過度地尊敬，極端地謙恭，而且動人憐地遇到，好像似要在他的面前小心地，殷勤地顯出伊那他還沒有在伊跟前享受過的好。他們細細長長地吃着早飯，一邊吃一邊談他們的那事。伊不要這多的銀子，這過多了，多過火了。伊只要夠養活就足了。但是伊祇希望當愛米勒長大時在他跟前使用幾個「蘇」（錢幣——好像中國的銅板——譯者）罷了。賽沙和和氣氣地一概都應允了，而且他給伊添了一千法郎的禮資，爲伊的孝服。

他把咖啡喝畢時，伊問道：

——你吃煙罷？

——吃的；我有烟袋。

他在袋裏摸摸。奇怪！他原來忘記了帶來。伊給他拿出一根鎖在櫃子裏是他父親曾用過的；他又愁起來了。他受下：拿到手裏，認一認，嗅一嗅，聲音顫顫地誇誇牠的好處，於是把

煙袋滿裝，燃火吸着。下來，他把愛米勒抱來騎馬地放在他的腿上，而且叫他玩着騎馬，當伊收拾飯桌，把醒濁的碗盤放在櫥櫃底下等他走後再洗的時候。

將近三點鐘了，他很不願意地立起身來，對於離這兒的念頭怪厭煩。

——那末！道奈小姐，他說，我祝你晚上好而且常常平安！

伊端立在他的面前，臉發紅了，很感動的，一邊凝視着他，一邊想着那一個。

——我們不能再相見了嗎？伊問：

他簡單地答道：

——可以的，小姐，你情願罷。

——我一定情願的，賽沙先生。那末，下禮拜四你來罷？

——可以的，道奈小姐。

——你來吃早飯，靠不住嗎？

——但是……要是你心裏願意，我沒有推辭的。

——這好透了。賽沙先生，下禮拜四，正午，好像今天一樣。

莫泊桑小說集 奧島父子

——禮拜四正午，道奈小姐——

重逢

這是一件偶然的事，真的一件偶然的事。這天晚上公爵夫人家裏開着宴會，男爵愛德特綺站得疲倦了，出了明耀的大廳，走進一間幽暗空寂的臥室。

他找一間房子去睡一睡，他曉得他妻子在天明以前一定不出去了。他由門裏瞧見碧玉金花的寬大的牀，那牀放在房子的正中間像是一個戀愛之神在上邊睡過的靈柩臺，因為公爵夫人已非少年了。牀之後，明晶晶的一大片，由窗裏看進去好像是一個湖沼。那是一面鏡，一面極大極神秘的鏡，鏡上罩了一個黑呢的簾，人有時把那簾落下，但是慣常總是搭起的；那鏡子像是常注視着牀上睡的犯罪者。人看起來，牠像似有許多遺念，許多懊悔，正和這座幽靈常常來往的屋子一般，人在牠的空寂晶澄的面上可以看出過去的這些幽靈的活潑的幻影——有婦女的赤裸裸的臀部，有四臂交抱的溫軟的姿態。

男爵停了脚步，微微地笑着，到這澹澹漫着愛情的屋子的門限上覺得有一點兒感動。忽然鏡裏現出一個影子像是幽靈妖怪在他面前顯了形。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坐在藏在暗裏藏得極低

的一個安樂椅上，他們立了起來，那光潤的鏡面上映出兩人的影子；他們在分別以前互抱着親嘴。

男爵認得是他妻子和侯爵賽微涅。他退出來，拿着雄心遠避了；他等候着天亮引男爵夫人回去；他再不想睡了。

他和妻子在無人處見面時，他對伊說：

——夫人，我適才在萊納公主的屋子裏瞧見你。我無須再往下說了。我不愛遺責，不愛強迫，也不愛弄出笑話來。爲避去這一切，我們還是無聲無臭地分離了罷。人們以後還是照我的勳位定你的地位。你離了我的屋子可以隨你的意志自由自在地生活。但是我預先告訴你，倘使有了壞的行爲，你仍用着我的姓，那我可不得不拿出我的尊嚴來了。

伊要說話；他不准伊說，身子一轉走回家去了。

他覺得失望憂悶還過於不幸。他在結婚的初期曾熱烈地愛過伊。這種熱情後來冷退了，現在他常發牢騷，然而或是在劇場裏，或是在人叢中，他時時想念起男爵夫人。

伊的年紀很輕，僅僅不過二十四歲，又幼小，又整齊，玫瑰似的膚色，清瘦，十分清瘦。

伊是一位時髦的巴黎女郎，又幽雅，又娟秀，又妖豔；伊很敏慧，伊的活潑過於伊的美麗。他同他的兄弟談到伊時，他便慇懃地說：「我的妻子很活潑，很感人，不過……伊留到你的手裏的一點兒都沒有。伊像是香檳酒的瓶子，裏邊盛的是甘釀。當你喝完看見底的時候，才嘗到甘美的滋味了，但那是很少的。」

他在室內踱來踱去地走，盤回着盤想着萬千的事情。忽然一陣怒氣沖動了他，他起了粗野的念頭，想去打斷侯爵的腰或給他一頓嘴巴。但後來想想，他決定這是不好的舉動，人家一定笑他，不笑別人，而且這種激怒有傷他的榮譽無濟於粉碎了的心。他臥下，然而睡不去。幾天以後，全巴黎的人都知道愛德拉綺男爵和男爵夫人因性情不合私議着分離了。人家再不猜想，再不說什麼，也沒有什麼驚異。

然而男爵爲避開那難堪的遇面，他旅行了一年，到第二年夏天他到海濱去行海浴，秋天打獵，到了冬天回到巴黎過冬。他一次都沒有看見過他妻子。

他曉得人家再不提說伊了。伊至少總知道顧惜體面了。他再也不知道別的。

他煩悶了，又旅行，後來在他的微爾堡別墅裏修養了兩年，以後他又接見朋友，這樣過了

至少有十五個月；後來他被這樣耗神的玩樂弄得疲倦了，仍舊回到李爾路他的舊屋裏，這時距他離婚的時候已整整的六年了。

他現在四十五歲了，頭髮白的不少，食量也減退許多，一種憂鬱——以前是美貌，考究，見愛於人，現在則日就衰頹的人們的憂鬱時時征服着他。

在他回到巴黎的一個月以後，一天他由俱樂部裏走出來受了涼氣，於是他開始咳嗽起來。他的醫生教他到尼斯去渡過冬天。

於是一個星期一的夜裏，他乘着特別快車起身了。

他起身遲了，及至趕到車上時車便開始走動了。祇留下一個位子在一間房裏，他便走了進去。一個人已經在先坐在那座位上了，那人用獸皮和大衣把自己緊裹着，竟使人猜不來他到底是一個男人還是一個女人。人只能看見一個長的衣裳捲。男爵看見他一點兒不動，自己才坐下，把頭巾帶上，被子取開，把自己捲在裏頭，身子伸長，於是睡去了。

他一直到黎明才醒來，一醒來他便注視他的同伴。他一夜一點兒都沒有移動，現在還像是正在濃睡裏。

愛德拉綺先生借這空兒整他的晨妝，刷刷鬚子和頭髮，修修面，那面在夜來變得很厲害呵，當人上了年紀的時候。

大詩人曾說：

「人在少年時是勝利的清晨。」

人在少年時，睡醒來是十分愉快的，筋肉活潑，目光射人，頭髮上發出油潤的光。

人到衰老時，睡醒便悲哀起來。目光乾燥，兩頰發紅發脹，嘴唇變厚，頭髮蓬亂，鬚鬚滯混，臉上現出衰老的疲倦的快要完了的神情。

男爵已經取開他的提包，在身上刷了幾下，把面貌又修整修整。於是他停止了。

汽笛鳴了，車停住了。那同伴動了一下。他一定是睡醒了。一會兒，車又開行了。一道太陽的光線斜透進車裏，恰恰射在睡者的身上，他重新又動了一下，頭搖了幾搖，好像一個小雞新出了蛋殼一般，於是安安靜靜地露出他的面貌。

這原是一位玫瑰似的少婦，極鮮豔極美麗而且肥胖的少婦。伊坐了起來。

男爵發怔了，目光釘住伊。他不知道這是否可以相信。因為千真萬確的這是……是他妻子

，但是伊完全變相了……越變得好看，發胖了，和他一樣地發胖了，但是比他好得多。

伊安安詳地睜了他一眼，像是不認識他似的，懶疏疏地掀開擁裹着伊的衣被。

伊靜謐地自信伊是一位靠得住的女子，伊擺出初醒時疏懶的神情，伊自己知道，自己覺得伊是十分嬌美，十分愉快。

男爵老實失了知覺了。

這是他妻子嗎？或者別的一個和伊很像的——伊的姊妹呢？六年來他從沒有看見過伊，他會弄錯的。

伊打了一個呵欠。他認得伊的姿態。但伊重新又轉過身來向着他，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平平地和地有意無意地眨了他一眼；伊轉過頭去注視那鄉野。

他死板板地立着，失了主見了。他斜着目光窺伺伊。

真的，這是他妻子，見鬼了！他遲疑什麼？伊的那鼻子會有第二個嗎？萬千的回憶都奔赴到他的腦海裏了：百般愛媚的回憶，伊的身上的極微的詳細，伊的臀上的一個甘美的硃痣，伊的背上的另一個和這一個端端的對着。這些都是他常常吻抱過的呵！他覺得墜在一種舊的

醉醺裏了，因為他重新嗅到了伊那皮膚的香氣，重新看見了當伊把伊兩臂搭在他肩時伊的那微笑，重新聽到了伊那柔和聲音的抑揚的腔韻，重新看見伊的那一切幽雅柔情的姿態了。然而伊是變相了，伊越出脫得精緻了。這是伊又不是伊。他看見伊更成熟了，更描條了，更帶婦女氣了，更誘人了，更令人希望了，更令人傾倒了。

這個奇異的陌生的在火車上偶然遇見的婦人原來是屬於他的，照法律要伊屬於他，他不過說一句：「我願」就可以了。

在先他是睡在伊的懷裏生在伊的愛裏的。現在他看伊是變了，變得他都不大認識了。這時是另外一個婦人又是伊：這是另外一個婦人，是自他離伊後出生，變化，長成的；這是伊，是以先爲他所有的伊，在看伊的姿態變更了，伊的舊容貌愈工整了，伊的微笑不如以前媚媚了，伊的神情更加大方了。這是兩個婦人和合成一個了，是一部分新的陌生的和一部分愛過的留着紀念的和合成了一了。這才是一種奇離迷幻恍惚的事情，一種愛的神秘，在這神秘中飄蕩着一種愉快的昏迷。這是他的妻子生在一个新的體上新的肉上了，這新的體和新的肉是他的唇兒從沒有接觸過的。

於是他想着：在六年中一切對於我們都變了。惟有那大概的輪括還可以認識，雖然牠有時也會隱滅。

血，髮，皮膚，一切都是重新生長的，一切都變形了。他這樣死板板地呆立着，立了很久，他沒有知覺了，忽然他覺得那是另外的一個人，雖然伊還是伊，伊還是叫從前的名字。

於是他的心境也改變了，意念也轉移了，一切都更換了，他覺得四十年生活中遲緩的固定的遷移可以變成四五個絕對不同的新的人。

他沈思着，一直迷亂到靈魂裏了。那天晚上在公爵夫人房裏伊被他捉住的那個念頭忽然湧現在他的腦裏。但他一點怒氣也沒有了。他看見在他眼前的不是那個婦人，那個又活潑又瘦小的時髦婦人了。

他將怎樣辦呢？對伊如何開口呢？對伊說什麼呢？伊還認識他嗎？

火車又停住了。他立直，恭恭敬敬地招呼伊着說：「白爾特，你不要什麼東西，我去給你買來……」

伊把他由脚下打量到頭頂，然後驚也不驚，慌也不慌，怒也不怒，拿出一種冷靜而平和的

憐情回答道：「不——一點兒東西都不要——謝謝你。」

他走下車去，在月台上走了幾步，活動活動，像似跌後以恢復知覺一般。他現在將怎樣辦呢？上到另一個車上嗎？那像是逃遁了。拿出殷勤多情嗎？那又像是求恕了。擺出家長的架子和伊說話嗎？那又像一個無賴了，況且他實際還沒有那個權的。

他又上車到了原位。

伊呢，當他走出時，伊匆匆地妝飾完畢了。現在伊舒舒坦坦地坐在安樂椅上，現出英勇的昂然自得的神情。

他轉過來向住伊，對伊說道：「我親愛的白爾特，既然這奇離的偶然使我們見面了，在六年的分離——非強迫的分離以後，我們還是以不能和解的兩個仇敵相處嗎？我們面對面被關在一起，無論如何我是不走開的了。那末我們像……像……像朋友似的談談，一直談到我們下車時豈不很好嗎？」

伊慢吞吞地答道：「隨你的便罷。」

他於是呆呆地停住，不知談說什麼了。後來，他的胆子大起來了，他湊近伊，坐在中間的

椅上，并且拿出一種慙懣多情的口氣向伊說：「我該當奉承你，這到是很快活的事，因為你十分婀娜苗條。你也料不到你六年來這樣出脫了。我竟然連給我無限快感的妻子都不認識了，在我適才看見你退出被窩的時候。真的，我不相信竟有這樣的更變……」

伊不睬他，頭連一動都不動，慢吞吞地道：「我不願和你說這些，因為你的容顏已損失的很多了。」

他面紅了，羞慚了，精神錯亂了，現出一種不自然的微笑：「你太無情了。」

伊轉過身來向住他：「爲什麼？我看明了。你沒有誠意把你的愛情獻給我，是不是？那末，無管我看見你好或不好都是絕對不相干的。但是我看這件事很叫你難堪。我們還是談別的事罷。自我不看見你以後你都做什麼事來？」

他失色了，口訥訥地說：「我嗎？游歷，打獵，變老了，好像你看見的。你呢？」

伊爽爽快快地說道：「我嗎，照你吩咐我的，顧着體面。」

一句粗暴的話到了他的唇邊兒了。但他沒有說出，他把妻子的手握住，吻着，說：「我謝謝你。」

伊吃了一驚。他當真還是伊的家主。

他又說道：「既然你答應了我的第一次要求，現在你願意和我談話不要發怒嗎？」

伊現出微微不悅的神情：「怒嗎？那我是沒有的。我看你完全變換了。我只求和你作些簡單的談話。」

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伊，被伊誘動了，雖然伊是擺出粗野的神情，他覺得一種粗暴的希望襲住了他，一種不可抵抗的希望，作家長的希望。

伊覺得傷了他，於是親熱地說：「你今天多少年紀了？我想你比你外貌現出的更年少些。」他臉色發白了：「我四十五歲。」後來，他又附加着說：「我忘記了問你萊納公爵夫人的消息，你常見伊嗎？」

伊眨了他惡恨恨的一眼：「見的，常見的。伊很健康——謝謝你。」

於是他們面對面呆停住了，心裏跳躍着，靈魂觸怒了，忽然他又發言了：「我親愛的白爾特，我改變意見了。你是我的妻子，我要求你今天回到我的家裏。我看你美麗了，淑善了，我仍叫你。我是你的丈夫，這是我的權。」

伊驚愕了，目光注視着他瞧瞧他的神情。他現出不能忍耐的，無知覺的，堅決的面色。

伊回答道：「我實在氣憤，我另有關係哩。」

他微微一笑：「管你什麼，法律給我的權力，我要使用的。」

到馬賽了；汽笛響了，車漸漸地走得慢了。男爵夫人立起身，毅然摺捲了伊的被褥，然後轉身向伊的丈夫說道：「我親愛的萊夢，不要濫用我適才所說的。我要很當心，聽你的話，要對於你對於世人沒有愧懼。你是到尼斯去的，是不是？」

「你到那兒我就到那兒。」

「那裏的話。你聽我說，我早對你講，你讓我安安甯甯的。一忽兒到了車站，你要看見萊納公爵夫人和亨利侯爵夫人同伊們的丈夫等着我。我要人家看見你和我在一塊兒，知道我們在這間車裏單獨地過了一夜。你一點兒都不要怕。這幾位夫人要到處給人說，說這件奇怪的事情。」

「我適才對你說我遵守你給我說過的話，我很謹慎地顧着面子。再沒有別的問題了，是不是？那麼，只有繼續我們的生活了。你會令我小心避開壞的行爲，我把牠避開了，我親愛的

……因為我怕……我怕……」

伊等着火車完全停住了，一羣朋友都擁上車來開了車門，伊才把那句話說出：

「我怕有孕了。」

公爵夫人伸開兩臂擁抱伊。男爵夫人指着驚得發怔了而且正在追求事實的男爵對伊說道：

「你不認得萊夢了？他到底相貌變了。他已允許跟我一道走，不讓我單獨旅行。我們有時就分離了，猶之很好的朋友不能常聚在一塊兒一般。我們在這兒又要分別了。我已差不多爲他所有了。」

伊伸出伊的手，他機械似的把牠一握。然後伊跳到月臺上，走到等候伊的人們的人叢中去了。

男爵惡恨恨地把門一關，感動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失了主見了。他聽着他妻子的語聲和快樂的笑聲漸漸遠去。

他永沒有再看見過伊。

伊道誰嗎？伊說真話嗎？他總沒有知道。

商埠

一八八二年五月三日，從哈佛爾起身旅行了一回中國海的方形三橋船「風夫人」號在四年之久的一八八六年八月八日回進了馬賽碼頭。彼第一次裝載的貨物卸在彼所開到的中國商埠，即刻賺到新的船費開到比奴愛爾，由此，又裝了向巴西的商貨。

除照常開駛以外，有時受了損傷須得修理，有時遭了風波耽延幾月，經了一切的冒險，或幸或不幸。後來，這隻遠離了本國的諾爾曼三橋船到馬賽來，船裏滿載着馬口鐵的箱子，箱裏裝着美國的罐頭。

起身時，船上除了亞副船長以外，有十四個水手，八個諾爾曼人，六個不列顛人。回來時只剩了五個不列顛人，四個諾爾曼人，不列顛人是在途中死了，四個諾爾曼人因別的情形逃去了，有兩個美洲人，一個黑人和一天晚上在新加坡酒館子雇下的一個挪威人代替着。

笨重的船，風篷捲着，帆架作十字形，被一隻馬賽拖船拉着，這拖船，牽拉在彼的前邊，滾在不意而來徐徐而去的餘波上。經過了伊美宮殿；在夕陽所照的海灣底許多斷巖之下蒙蓋

着一片金色的迷霧。彼於是進到老碼頭，在這地方，船邊緊並着船邊，沿住海岸，堆滿着各種的船艘，混混雜雜。大的，小的，各種的形式，各種的用具，船隻浸潤着如同在一個過於限制的器皿內煮魚羹(Bouillabaisse)一般，腐朽的水內，船身和船身互相顫動着，互相擊碰着，似乎是在一桶液汁內醃魚。

「風夫人」號在一隻意大利雙桅船和一個英國兩橋船中間取定了牠的位置，這兩隻船，是願意離開來教這個同伴過去的；後來，當一切海關的，碼頭的照例手續清理了以後，船長准水手三分之二到外邊去玩一夜。

夜色已經到了，馬賽通明了。在這個夏之夜的溽熱中，一股炒大蒜的氣味浮蕩在光明的城市裏，充滿着人聲，輾轆聲，噪聲，南方的快樂。

自從他們覺得是到了商埠地方，十個在海上飄流了幾月的人開始極慢的走起來了，感着地方生疎，不懂城市的風俗，兩個兩個地並行着。

他們搖搖擺擺地走着，看看方向，因為測到了向商埠去的路，都被一種愛情的欲念衝動了，這種欲念，當他們海中的最後七十天中已經在他們的身中膨大了。諾爾夢人前行，被塞勒

斯坦丟柯老引導着，這是一個強壯而伶俐的少年，每次當他們登岸的時候，他總是替船長到別處辦事的。他猜想着好的地方，索求他的方術中的圈套，在商埠上水手們如此熙熙攘攘的抄鬧中他並不過於冒險。但是當他被人家拉住的時候，他一個人都不怕的。

在這些通到海邊好像陰溝似的，發出一種沉重的香氣，一種齷齪房子的氣息的黑暗街道中躊躇躊躇以後，塞勒斯坦擇定一種迂曲的走廊，在這些走廊中，每家門的上邊，照耀着一盞眩目的燈，在那不光澤而染色的玻璃上，寫着幾個很大的數目字。在一進門的窄小堂屋中間，女人們打着牌，現出好看的样子，坐在安樂椅子上，看見他們來了都立起來，向前走了兩三步，到了街的小溝前邊，截住了這一隊向前漫漫而行半歌半笑的人的路，他們是已經被這些娼妓們挑動了。

有好幾次，在正門的內邊，一道裝着綠色獸皮而大開着的第二道門後，忽然現出一個肥胖肥胖脫去衣服的女子。伊的笨重的腿和肥大的腿肚很不雅觀地顯在一條白棉的寬大短襯褲底下。伊的短小的裙子好像一條帶子纏起的；伊的胸，肩和臂上底柔軟的肉現成玫瑰色的斑點在一件鑲金邊的黑天鵝絨小衛生緊身上。伊從遠處叫道，「你們來罷，美麗的孩子」。有時伊

自己出來把水手中的一個撞一下，並且，拚命地把他向伊的門前拉，抓住他，好像一隻蜘蛛拉一隻比牠更大的昆蟲一樣。這人，被這個接觸挑動了，鬆軟地抵抗着，別的人都停住步死看着。水手正在馬上就進去或是再延長這個可口的散步兩者之間躊躇着。後來，這個女子經過了奮激戰鬥之後，已經把這個水手拉到伊住房的門限上了。這地方，是這一羣人將跟他他陷進去的。塞勒斯坦丟柯老是熟悉這些人家的，猛然喊道：「不要進那裏去，馬爾尚，這不是我們的地方！」

這麼一來，這人就聽從了這句話，用蠻力的抵抗掙脫出來。於是這些朋友們重新又集成一羣，後邊便追隨了些惱恨恨的女子的罵語，至於順住街道的兩旁在他們前邊的那些姑娘們也被這聲音牽動了，都從門裏跑出來用啞的聲音發出充滿着預約的呼喚。在窗子上頭爬着的婦女們，在全街的高處齊聲歌出阿諛與誘惑的愛情的歌調，在底下的都用卑劣的罵語攻擊他們，所以他們漸漸地越被這些沒償其願的女子們的心挑動了。一時一時不斷地他們又遇見別的一羣，腿上帶着鐵鏈的兵士，別的水手，單孤的中流社會的人，還有商店的夥計，狹長的新街道，到處被眩目的燈光照耀着。他們在這些房屋的曲曲灣灣的迷昏陣中總是向前行着。在

這些石頭砌成的路上滑溜着污濁不潔的水，在人和人的中間時時觸着婦女的精溜溜的皮膚。後來丟柯老決定了，停在一座外面看去尙覺可以的房子面前，把他所領的人都請進這裏邊去了。

(二)

誰會何其圓滿呀！四個鐘頭的工夫，十個水手都醉飽到情和酒中了。霎時間用去了六個月的薪水。

在咖啡館內的大廳上，他們灑灑脫脫地排坐着，用惡恨恨的眼睛注視坐在小桌子上的老顧客；在大廳的角兒上一個做伺候的女子，穿着又像大嬰孩又像咖啡館音樂班唱歌女子的衣服的，跑來跑去的伺候着他們，隨後便靠住他們坐下。

每個人，脚到此處，都揀定了他要撕守一夜的女伴，因為這是不能變更的規矩。三張桌子拼在一塊兒，第一個滿杯以後，隊伍便拆散了，加入了和水手的人數相等的女子，又兩個兩個地在樓梯上重組起來了。在木頭的樓梯階段上，每一對的兩隻腳響了很長的時間，於是這條長的愛情隊便衝進引入臥室的狹小的門內去了。

以後，他們又下樓來喝，喝了以後，重新又上去，以後，又下來。

現在呢，差不多都有了半成醉，大家一齊高談闊論起來了！他們中的每一個，兩眼都紅了，他的可意人兒坐在膝上，他唱着，喊着，用空頭在桌上一下一下的拍着，再把酒往喉嚨中灌着，人類的獸性一齊放縱開了。寒勒斯坦丟柯老把一個兩頰紅暈的胖女子擁在他的懷裏，叫伊騎在他的大腿上，他又極多情似的用眼釘住伊。只有他比較別人醉的輕一點，並不是他喝的酒少，他是還有別的意思哩，他的情越發熱烈了，他找着要和伊談話。但是，他的念頭又逃去了，去了，又來了，又隱滅了，總想不出恰恰當當他所要說的。

他笑着再三地說：

——照光景看起來……：你到這兒是很久的了？

——六個月，這個女子回答。

他顯出很喜歡伊的樣子，好像這便是一個好的引導的證據似的，於是又接住說：

——你愛這種生活嗎？

伊遲疑起來了，停了一會兒，推托着說：

——在這兒也是忍耐着哩。不過比較別的事少討厭一點兒罷了。做一個女僕或漂流之婦總歸是污濁的勾當。

他顯出似乎得到了真實的神氣。

——你不是本地人了？他說。

伊並沒回答，只用頭說了個「不」。

——離這里很遠的罷？

伊又用同一的法子說了個「是」。

——那里呢？

伊好像尋思似的，一會兒，想起來了，慢慢地說道：

——白爾比仰人。

他越發喜歡了，於是接着說：

——好！

輪到伊的班兒了，伊問道

「你呢，你是水手麼？」

「是的，我的嬌嬌。」

「你是由遠方來的麼？」

「是呀！我把一切的地方，商埠，等等都走遍了。」

「你或許走過全世界的一週呢？」

「真的，不要說是一週，兩週都有餘了。」

伊又顯出躊躇的神情，在伊的腦中找一件已經忘記了的事，停了半晌，伊用一種與前不同的，特別嚴肅的聲音又問道：

「在你的旅行中，你會遇見過好多的船隻了？」

「你說的全是的，我的嬌嬌。」

「你也偶然看見過「風夫人」沒有？」

他冷笑道：

「看見過，沒有幾個禮拜。」

伊臉色變白了，血液全離開了伊的兩頰，伊接住再問道：

——真的，當真嗎？

——真的，同我現在對你說的一樣真。

——你，至少不是道誑了？

他把手舉起。

——在上帝面前說的話！他說。

——那麼，你曉得塞勒斯坦丟柯老是不是常在這隻船上？

他吃驚了，心中發慌了，在回答伊以前，總想把這事再多知道一點。

——你認識得他嗎？

輪着伊的班兒，伊也變成疑惑的人了。

——啊，不是我，是我認識得的一個女人。

——在這兒的一個女人嗎？

——不是，是在這兒一邊呢。

——就在這條街上嗎？

——不是的，是在別的一條街上呢。

——怎樣的個女人？

——一個女人嗎，和我差不多。

——伊要怎麼樣，這個女人？

——你問她做什麼？

他們，因為要一個窺探一個，冷眼兒深刻地互相釘住了，感覺着，測想着有些重大的事件臨在他們中間。

他續說道：

——我能夠見這人一面不能？

——你對伊有什麼話說？

——我對伊說……對伊說……說我曾看見過塞勒斯坦丟柯老。

——他至少身體總很精壯罷？

「同你和我一樣，很伶俐的一個青年。

伊又靜默不言了，思想也凝集起來了，半晌，纔慢溜溜地問道：

「風夫人」號是往什麼地方開哩？

「也是要到馬賽來的。

伊禁不住猛然的一驚。

「當真嗎？

「真真兒真的！

「你認得丟柯老？

「是的，我認得他。

伊仍狐疑着，半晌，極緩極緩地說：

「好了，這一下好了！

「你和他有什麼事呢？

「你聽，你對他說……不，一點兒事也沒有。

他總是冷眼釘住伊，但是一時比一時更不自然起來。他越發想知其究竟。

——你認得他是無疑的了？

——不，伊說。

——那麼，你盼望他做什麼呢？

伊猛然間打定一個主意，站起來，跑到伊的老板娘子蹬着的帳檯上去，取了一只檸檬，切開，把汁子擠到一個玻璃杯中，再給這隻杯子倒滿清水，然後，端到他的面前。

——請喝了這個！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先把你的酒氣醒醒，我再同你說以後的。

他慢慢地喝下去，用手背把嘴唇一擦，接住說：

——照辦了，我現在靜聽你的說話。

——你要給我預約你不要對他敘述說你會看見過我，也不要對你認得的人說我今天對你所說的話，再請你對我立個誓。

這不忠實的人竟把手舉起了。

——看，我對你發誓。

——可對住上帝麼？

——對住上帝。

——那麼我就給你說了，請你對他說，他的父親死去了，母親死去了，兄弟也死去了，三人是在一月內來，得的是傷寒症，這是一八八三年一月的事，現在已經三年半了。

他覺得全身的血液在體內沸騰，怔怔地立了老大一會，竟找不出回答的話來；末了，他懷疑着問道：

——你這話可一定麼？

——一定！

——誰對你說的？

伊把兩隻手搭在他的兩肩上，用眼睛深剷地釘住他：

——你能發誓不多說話麼？

——我能對你發誓。

——我就是他的妹子！

他竟然禁不住把這個名字喊出了，雖然他拿的很穩：

——佛蘭沙斯？

伊眼睛一瞬不瞬地從新釘住他了，半晌，被一種癡狂的恐怖和深刻的驚駭拿住了，伊聲音極低地，差不多是在喉嚨裏頭，低聲道：

——哎！哎！原來是你嗎？塞勒斯坦。

他們兩個眼睛釘住兩個眼睛一動也不動了。在他們的周圍，那些同伴們是狼一樣的吼。酒杯聲，拳頭聲，腳後跟掂着歌韻的聲和女子們的極尖銳的喊聲，一齊摻雜在唱歌的大喧鬧聲裏。

他把伊——他的妹子——緊抱住，覺得伊又是發燒又是恐懼。這樣，極低微的恐怕有人聽見他，低微的差不多使伊自己都難聽見，說道：

——該死！我已經把活幹下啦！

伊一秒鐘的工夫眼睛內被淚充滿了，吶吶地道：

——這是我的錯嗎？

——但是，他忽然又說：

——到底，他們都死了嗎？

——他們都死了。

——父親，母親，兄弟，一齊嗎？

——三人是在一個月來，我才對你說過了。只留下我一人，除去身上的衣物外再一無所有了

，因為他三人的藥錢，醫費和喪葬我把家具完全變賣了。從此後我便做了女僕進到癩子加舍家裏，你是知道他的。那時我是整十五歲，因為你離家的時候我纔十四歲。我和他已經做了一件壞事。年青時真和畜牲一樣。後來，我做了一個書記的侍婢，他把我已經也污穢了，他於是把我引到哈佛爾的一間房中。不多的工夫，他再不回來了；過了三天我一點兒東西都沒吃，後來找不到生活，我便和別人一樣的墮落到娼寮中了。我也經了許多地方，我！唉！污穢地方！羅印，愛佛黑，里勒，鮑爾渡，伯爾比仰，尼斯，後來到了馬賽，這就是我現在的

地方了！

伊的涕淚從眼中和鼻中流出，浸濕了兩頰流到嘴裏了。

伊續住又說：

——我以為你也死了，你呢？可憐的塞勒斯坦。

他說：

——我連你一點兒都不認得了，你從先很小的，現在竟這麼胖了！但是，你怎麼連我也一點兒都不認得了嗎？

伊顯出極悲痛的姿態。

——我看見許多人都好像是一個樣子！

他總是用兩眼深刻地瞧住伊，彼一種極強烈的羞恥之情緒緊縛住了，簡直子強烈的使他要大聲喊出來如同一個極小的孩子被人打了一下一樣。他仍然把伊抱在懷裏，叫伊坐在他的腿上。他的兩隻張開的手搭在這個女子的背上，並且，如此的，拚命地看住伊，後來，他到底認得伊了。伊就是當他在海中漂流時，伊和伊已經眼看着死去了的幾個人同留在他的本鄉的

伊，他的小妹妹。這麼樣一來，他猛然用他的水手底粗笨的手腳，把這個新找見的人兒摟抱住，他開始親吻伊如同骨肉的親吻一樣。接連住，抽息的哭泣，男性的抽息的大哭泣，抽息的長的如同海中的波濤一般，一齊都從這醉後打膈兒的喉嚨中湧出來了。

他吶吶地說：

這就是你了，這就是你了，佛蘭沙斯，我的小佛蘭沙斯……

接住，他忽然一鼓便立起來，用一種可怖的聲音咒咀，用拳頭同時在桌子上拍了一下，這一下拍的凡在桌子上的杯子都傾倒而自行裂碎了。接連住他又戰戰兢兢地走了三步，伸開他的兩臂向前對面而倒了。於是，他使在地上滾，大聲喊着，用他的四肢在地上打着，並且，發出一種如此悲痛的嘆息竟然好像臨死時的斷氣一樣。

他的同伴們都看見他而大聲地失笑了。

——他並沒醉喲，內中的一個說。

——應該叫他睡下去，又一個說，倘若叫他出去，一定又要闖禍哩。

這麼一來。因為他還有錢在腰裏，女老板便給他開了一個床鋪，於是，這些自己也醉的不

能立穩的同伴們，把他從這個窄小的樓梯上吊上去，安置到適纔接待他的這女子的房裏，至於伊呢，爬在這張犯了大罪的牀的角邊的椅子上，陪住他一樣的痛哭，兩個一直哭到天明。

水上

去年夏天，我在賽納河邊租了一間鄉下的小房子，那兒離開巴黎已經很遠，每天晚上我到那邊去住宿的。幾天之後，我認識了一個鄰舍，一個三四十歲的人，他模樣的奇怪我從來不曾見過。這是一個老舟子，但是一個瘋癲的舟子，他是常常在水邊的，常常在水上的，常常在水裏的。他出世定是在船裏，他將來死去也定是在船裏了。

一天晚上我們倆在賽納河邊散步，我請他把水上的逸事講給我聽聽。我底朋友立刻興奮起來，換了樣子，變了能言善辨了。幾乎是個詩人了。他心裏對於那條河藏着極大的熱情，非常的，不可抗的熱情。

『呀！他向我說，這條河你看他在我們近邊流着有好多的紀念呀！你們一輩子，住在街上的人，不知道河是怎麼樣的。聽漁夫來講這個河字罷。在他，河是一件不識不知道的，深刻的，神祕的事情；白雲蒼狗，變幻無常的地方。夜間人家在河上所見的東西是世上沒有的，人家在河上要無緣無故地戰慄起來，有如走過墳地一般：這是墳地中最悽慘的，沒有墓穴的

墳地。

舟子看土地是有限界的，在沒有月亮的時候，陰影的裏面，看起那條河來是無界限的。水手在海洋濱却沒有經驗過這樣的事。海洋時常殘忍作惡，這是真的，但是大海雖然呼喊著，怒號著，然而他畢竟是實心實意的；至於江河呢，便靜寂而痴呆了。他並不怒號，他常是無聲無息地流着，這流着的水底永久運行在我是比海洋底巨浪還怕呢。

空想家以為海底胸間，隱着浩浩茫茫蔚藍的大地，溺死的人混在大魚底隊裏，奇異森林的中間，水晶窟裏打轉。至於江河祇有黑鬱鬱的深，然而却有人腐爛在他底下的泥中呢。但是他也是美麗的，當他被初日照耀的時候，當他在私語喃喃的兩岸蘆叢間蕩漾着微波的時候。

詩人說到海洋道：

「呀！波濤，你們知道好多可怕的歷史呀！

深的波濤。跪禱的母親們所驚駭的波濤，你們上潮時把歷史都講出來了呀。

使你們叫出失望聲音的，便是這個了，

當你們夜闌隨着我們趕來的時候。」

我想脆弱的塵囂用着柔和的小聲音所談的歷史，應比巨浪吼出來的悲劇還悽慘呢。

但是你既經問我底回憶，我便給你說一件十二年前在此地的奇遇罷。

那時我如今日一般，住在拉芬老婦家裏，我最好朋友中的一個叫路易培納的，他現在是已經不做舟子了，把他底虛榮，落拓也都棄絕了，爲的要混進參議院去，那時節他是住在離開我八基羅遠的C村裏。我們倆天天在一處吃飯，有時我到他處，有時他到我處。

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回來，身子已經很疲乏了，又很費力地引着我笨大的船，十二尺長的「大洋」，這只船我常在夜間用到他，那晚上我在離開火車鐵橋二百米達左近的蘆叢邊，把我底船停了下來休息一會。晚上的天氣好的很；月色十分清華，水光閃爍的明亮，空氣又平靜又柔和。如此清寂的境地便把我誘住了；我自己說道在這種的地方吸管煙是好極了。動作是跟着思想的；我便把鐵錨拋在河裏。

我底船隨着流水退了下去，把鐵鍊直拖到了盡頭，然後纔停下不動；我坐在船梢的一塊羊皮上，儘着我受用。靜寂得很，我什麼都沒有聽見：祇有時我想是水波盪着岸邊幾乎聽不出來的聲響，我又看那最高的蘆叢，形狀很是可怕，有時像在搖動着。

那條河流十分的濤靜，但是我覺得周圍非常的沉寂擾動我底心情了。各種畜生，田雞和蝦蟆，這些池沼的夜歌者，都是靜默了。忽地，我底右邊，一只田雞對我叫了起來。我不禁戰慄了：他又不響了；我再聽不出什麼來了，於是我想決計吸管煙來消遣罷。我雖是個吸煙名手，但在那時却沒中用了；纔吃到第二口烟，我底心已變換了，我就放下不吸。我想唱罷；但是我底聲音又唱不出來；於是我就躺在船板上仰望著那天空。幾分鐘裏，我很是閒靜，但是忽然船微微地一盪又使我憂愁起來了。我覺得他像先離開岸了，漸漸地又觸着兩岸；繼而我想像有一種東西或者是一種隱蔽的力緩緩地拖他到了水底然後再擁起他來，使他再沉下去。我像在暴風雨中一般的搖盪。我聽見周圍有什麼響了；我就跳了起來，一看：水光耀閃，一切仍是平靜的。

我知道我底神經稍有些動搖了，我想決計走罷。我拉那鍊子，船開始動了，繼而我覺得有一種反抗的力量，我再用力拉，鐵錨却不上來；他在河底裏不知鈎着了什麼東西，我拉他不上來；我再重新拉，但仍是沒中用。於是我把船兒轉了過來，使他向上流去給鐵錨換個位置。這又是沒中用，他老是不動；我發火了便把鐵鍊亂拉亂搖了一會。一些都不動。我又萎靡

地坐了下來，思量我所處的境地。這條鍊子我休想把他弄斷，也休想他脫開我底船，因為鍊子那樣的粗，並且還釘住在船頭上比臂膊再粗的木頭上；但是，天色仍舊晦好，我想不久或者能夠碰到一個漁夫來搭救。這個念頭把我稍稍緩和了；我就坐看吸了幾口煙。我還有一瓶陸姆酒 Rhum 我便喝了二三杯，這種境地使我自己也發笑起來。天氣暖熱的很，我想在這朗朗的星夜過了一夜、當然也沒有大不了的。

忽然間，像有什麼東西敲響我底船舷。我不禁一跳，冷汗從腳跟直出到頭上。這聲響應許流水衝動斷枝碎木的聲響。但這已足夠了；我覺得我底神經又擾亂了。我握住了我的鍊子，在失望的努力裏固執着，那鐵錨却一動也不動。我氣力用的完了於是再坐了下來。

那條河流漸漸地罩起一層極厚的白霧來。極低地伏在水面上，我立直身來，哪是河，哪是我底腳，哪是我底船竟一些都瞧不出了，祇見蘆葦底尖兒以及月光樣的灰白色的平地綴着大片沖向天際去的黑塊，這片黑塊是一羣白楊樹。我底半個身體像是葬在奇怪的棉花堆裏了，我又來了種種奇異的想像。我想像有人要爬上我底船來，其實哪是我底船我自己也分別不出了，我又想像那深霧遮隱的河裏滿是奇奇怪怪的東西在我底四周游泳。我覺得可怕的不安

了，時間緊迫了，心跳的使我幾乎悶息過去；昏昏迷迷的了，心裏想洩水逃去罷；但是一會兒這個念頭又使我驚懼戰慄。我覺得神志盡失了，偶然間的闖進了這厚的霧裏，在避也避不去的蘆叢中，掙扎着嚇的喘氣都喘不過來，岸也瞧不出了，船也找不到了，祇像有什麼東西拖着我底腳兒直往這黑鬱鬱的水底去。

我果真要潮流上去呢，至少須經過五百米達始能得到一點草地，到了那兒我方可下腳，然而在這深霧裏頭要我前進，要我洩水，那是十分之九我做不到的，無論我怎樣是個洩水名家。

我試自己推理一番。我覺得意志很堅決沒有一些怕，但是除了意志之外，還有別的東西，這別的東西却是害怕。我自問什麼是我害怕的；我勇敢的「我」却嘲弄我膽怯的「我」了，這二種的「我」就是那一天我也沒有捏住他底相對相（Opposition）一個要這樣，一個又反抗這樣，兩個却都占了勝利。

這可惡的，不可說的驚慌時時刻刻增長起來竟變成恐怖了。我坐着一動也不動，張着眼睛豎着耳朵的待着。爲的是什麼呢？我一些都不知道，但這又是應該恐怖的。我心裏想如果有

什麼魚跳出水面來的一響——這樣的事時常可碰到的——這便使我緊張而失去了意識。

然而，我努力一下子，總算恢復了失去的神志。我於是再拿起那陸姆酒瓶來大喝一會，那時候我忽然來了一個念頭，我盡力的向着四方叫喊。當我底喉嚨叫的完全麻木了，我聽見——一只狗遠遠地叫着。

我再喝了一會酒，後來便直躺在船底裏。我這樣躺着過了一二小時，並沒有睡去，眼睛張着，夢魔繞着我底四周。我極想立起身來，但又是不能：一分鐘一分鐘拖延下去。我自己說：——「來，起來！」雖然這樣說，心裏倒底害怕仍舊一動也不敢動。終而我十二分的小心立了起來，像是我底生命繫在我要做出來的微細聲響上了，我仰望着那河岸。

我被這奇異可驚的景色眩的昏了。這種景緻是妖精國裏的一種幻景，是從遠客歸來講出來使我們聽了也不信的一種幻景。

霧在二小時前尙罩在水面，而今漸漸地退去聚集在兩邊的岸上，給那條河流完全自由了。兩邊岸上一聯山崗樣的霧，約有六七米達的高，月光的底下閃爍的雪一般的光亮。除了光耀燦爛的河流之外，在兩個白山的中間，簡直使人瞧不出別種的東西；我底頭頂高處，一輪光

亮的滿月却正掛在乳青色的天中央。

水中各種畜生都睡醒了。田鷄時時忽而在右忽而在左地可怕的叫着，我聽見了這短的，單調的，愁慘的音節時候，蝦蟆正對着滿天的星響亮地叫。事情真詭異，到了那個時節我竟毫不害怕了；雖則我在這樣意外的地方，但是最厲害的古怪也不能使我驚訝了。

經過了多少時候，我一些都沒有知道，因為我終於睡去了。當我睡醒的時光，月亮已經沒了，滿天是雲，水動盪得很可怕，風吼着，天又冷又黑暗。

我把剩下的陸姆酒都喝了，即蘆葦互相摩擦的聲音和流水的淒音使我聽的也戰慄起來。我湊近眼去看我的船和我的手，但是都辯別不出來。

漸漸兒黑暗減退了。忽地裏我覺得有個黑影滑過我底身旁；我叫了一聲，有人答應我了；這是一個漁夫。我喚住他，他靠近我來，我把這意外的事情向他講。他把他的船和我的船舷碰舷地傍了過來。我們倆一夥兒拉那鍊子，鐵錨却老是不動。

天亮了，但是一種陰暗的，雨濛濛的，冰凍的，給人憂愁的天氣。我瞧見了一只船，我們又叫住他。那船上的人便起來和我們一塊兒拉那鍊子，鐵錨方始漸漸動了。鐵錨負着什麼極

重的東西緩緩地，緩緩地上來了。終而我們瞧見一大塊黑的東西，我們便把他拉向我底船上來。

原來這是一個老婆子底屍身，頸子裏掛着一塊極大的石子呢。

莫阿農

我們重新講起泊郎齊尼的時候，馬羅洛先生（他在法蘭西帝國時候曾經做過檢察廳長的）對我們說道：

——呀！我從前知道一件極奇怪的事情，那件事情有許多地方是詭異到極點，你們聽我講下去，便可知曉了。

那時候我在京外做地方檢察廳廳長，我的父親正在巴黎做裁判總長，所以我狠有點勢力。却說，我要講的是一件訟案，就是至今有名的小學校長莫阿農事件。

莫阿農是法國北部的一個小學校長。他在那地方上狠有名譽。人又聰明又有思想，深信天主教義，不過性子似乎太沈默些。他在營生的薄阿利諾區裏結了婚，生下了三個兒子，但是前後三個都生肺病死了。從那時候起，他像把全副愛情都用在托他保護的小孩子身上一般。他化去了自己的錢，買了種種玩具來分給他最優秀的，最聰明的，最溫柔的學生；他又叫他們做小點心吃，又把糖果糕餅分給他們。所以個個都愛他，個個人都讚美他。後來他的五

個學生，極奇怪地一個一個都死了。人家以為這是氣候太燥的緣故，水壞了發生的一種傳染病。人家來研究那病的原因，却沒有什麼發見。病的徵候又是極奇怪的，小孩子們像犯了一種羸弱病，什麼東西都不想吃的，祇說肚子不舒服，拖延了幾時，便在苦痛之裏死了。

人家把最後死的一個來解剖，也毫無所得。把臟腑寄到巴黎去分析，也沒有發見什麼毒質。

一年之間，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後來有兩個小孩子，一班中最優秀的，莫阿農最歡喜的兩個，在四天工夫裏又死去了。於是再把屍體來試驗，人家發見了，兩個屍體的臟肺裏都嵌着玻璃碎片。人家便說這兩個小孩子是不留心吃了洗濯不潔的東西的緣故。祇要牛乳瓶上玻璃碎了，就有這種危險的事情，在那個時候如果莫阿農的女傭不生病，這件事情還是留着不決呢。醫生驗出女傭的病狀來和從前死去的小孩子們一般無二。細細的盤問了她，她纔招認說曾經偷吃過小學校長買給小孩們的糖果。

檢察官一道命令，把學堂的房子檢查起來，找出了一個廚，廚裏裝滿預備給小孩子的玩具和糖果。每件的可吃的東西，幾乎都有玻璃片屑和斷碎的鐵針。

莫阿農立刻就被捉住，他見人家嫌疑是他，便露出十分憤怒和驚愕的神情，我們看了他那副形狀，幾乎把他放了，不再追究呢。

但是他犯這種罪案，真是使我不信，他的名譽，他一生的事業，我都狠相信的，并且這種案子從來沒有見過，即使有，也不像他這樣人做的。

這個好的，誠懇的，有信仰的人他爲什麼緣故要害死小孩子們呢？況且他又是極像寵愛小孩子的，化去了自己一半的收入，去買糖果玩具來分給他們。

所以如果要認定他犯這種的罪惡，祇有歸結到瘋狂！然而看他如此懂理，如此靜默，如此熱心，說他是瘋狂，似又不可證明。

然而證據却齊集了！他去買小食來的店裏的糖果糕餅都沒有藏着什麼斷針碎玻璃片的。

他便推托說定有個不相識的仇人，偷開了他的廚，把碎玻璃和針頭針腳放在糖果裏頭的。他就假設一件遺產繼續事件，說那宗遺產是要等一小孩子死了之後方可得到。於是有人把小孩謀死了把遺產得到了，然後再嫁禍在他身上。「這畜生，」他說，「不想其餘可憐的小孩子也要死的呀。」

這也是可有的事。他神氣那樣誠實，又是那樣悲痛，不拘種種罪跡證明是他，而我們一定要放免他的，如果沒有後來的二大發覺。

第一件發覺是只烟草匣，匣子裏裝滿的玻璃碎片！他這只烟草匣藏在寫字枱的一只祕密抽斗裏，這只抽斗是他放錢幣的。

這個發覺他還解釋得可聽，說這是未知的真正罪人的最後狡計。但是當時有一個聖馬羅的雜貨商人自己投到審判廳裏，說有位先生幾次到他店裏去買他最細的縫針。

那個雜貨商人後來在十二個人面前，第一個認識的就是莫阿農。審問出來，商人所指定的日子，小學校長確是到聖馬羅去的。

我從小孩們可怕的付托，想到他那精細的糖果以及使小孩們在他面前吃下，把一切痕跡都消滅的細心。

憤怒的公意要求處他死刑。但是這層憤激的公意還帶着一種極大的恐怖之力，反而牽引了種種的抵抗和躊躇。

莫阿農判決死刑了，他去上告，上告不准。於是他祇有請求皇帝特赦。但是我從我父親方

面聽得皇帝也不許他。

一天朝上我正在辦事室裏辦公，人家對我說有位獄中的牧師來拜訪。

這是一個老牧師。他是很有經驗的而且極明白罪人的習慣皮氣。他顏色非常憂慮，和我雜談了幾分鐘之後，他霍的立了起來，對我說道：

「如果殺了莫阿農，檢察長先生，你是殺了個無辜的人了。」

繼而，也不行禮，他兀自走了出去，使我在這幾句說話的深刻印象下面，呆了半天。他說的時候，神情十分感動而又十分莊嚴，像是祇爲了救人性命起見，方始一啓他懺悔所密封的嘴唇。

一小時後我到巴黎去看我的父親，他聽見我那樣說，他立即去請求而見皇上。

下一天朝晨我去見皇帝的時候，皇上正在一間小廳裏辦事。我把這件事情的起頭直至牧師的訪問爲止，一切都向他說明。正在講的時候，皇上坐樓後面的門忽的開了，見皇后來了。

她想祇有皇上一人在廳裏呢。拿皇陛下就把這事件請教她。她一聽之後，便叫道：

「應該特赦這人，應當的，他既是無罪的！」

這個深有信仰的嬪人，她這樣偶然間相信莫阿農是無罪的，在我心上到反而引起了可怕的疑心。這可是什麼緣故呢？

我本來極想減輕莫阿農的刑罰，但是忽然間我覺得我做了刁惡囚徒的玩物，被他欺騙了。這刁惡的用那牧師，用那懺悔來做他最後防禦的方法。

我把我心中的疑惑向皇帝講，他聽了之後，也狐疑起來。他雖然天性仁厚，然而又怕被那罪人欺弄。但是皇后因為那牧師的請願，竟被克服了。她復說道：「有什麼要緊呢！寬恕一個罪人比殺了一無辜的人總好些！」她的意見竟占了勝利，莫阿農的死刑便減作苦役。

過了幾年之後，我知道人家把莫阿農在都龍刑場裏行為重新報告，他已做了牢獄總監的僕人。

此後，我很久沒有聽見人家講起這個人。

約有一年工夫之後，我到利勒去，住在從兄拉李勒家裏消夏，一天晚上我正要吃飯的時候，人家對我說有個年輕的牧師要和我講話。

我使命領他進來。他來是要求我到一個臨死的犯人那邊去一去，因為那臨死的人定要見我一面。這種事情在我狠久的宦海生涯裏，是時常碰到的，雖然國體變了共和，我已脫離了關係，但不時還有這樣的事情來召喚我。

我便跟了那牧師走。他領我到一座很高的工人房屋中的一間狹小的臥房裏。

我瞧見那兒一張的稻草床上，坐着一個臨終的人。他背靠着牆，喘着他的氣。這簡直是個屍骸的鬼臉藏着深亮的眼珠。

他一見了我便喃喃的說道：

——你不認識我了嗎？

——不認識。

——我是莫阿農。

我不覺吃了一驚，便問道：

——就是那小學校長嗎？

——正是。

——你如何在這兒呢？

這事講起來太長了。我沒有時候了……我快要死了……人家領這個牧師到我這兒來……我知道你也在這地方，我便托他來找你……我願向你招認一切……因為以前你既然救了我的性命……

他把痙攣的手，伸過被單布捏住他床上的稻草，然後再口說，他聲音雖然低啞，但是很有力的說道：

——我對你說真情罷……對你說……因為在離開世界之前，應當把真情向人家說一說。

殺死小孩們的是我……都是我……為的是復仇呀！

聽着。我是一個忠實的人，極忠實的……極忠實的……極純潔的——讚美天主——這個好的天主！人家教我愛的天主，不是假的天主，這殺人執行者，這個賊，這殺人的，他支配着地球呀。我從來沒有做過一件惡事，也沒有犯過惡的行爲。我這樣的純潔，人家從來沒有的，先生。

一次結了婚，我有了小孩子，我便十二分的愛護他們。可說做爺娘的決沒有比我再愛兒子了。我祇爲了他們活在世上。我愛到他們幾乎要發痴乎。但是他們三個都死了。呀！爲什麼？爲什麼？我做了什麼呢？我？我反叛了，可怕的反叛了……我的眼睛忽的張了開來，如人家

睡醒了的一般。我便知道天主是刁惡的。爲什麼他殺死我的兒子？我張開了眼睛，我知道他是歡喜殺人的。他祇歡喜殺人，先生。他給人生命，祇爲是破壞罷了。先生，天主是個殺人者。他是天天缺不了殺人這件事。他便想出種種殺人的方法來好好兒玩耍。他發明了疾病，災禍，來消遣他悠悠的歲月；繼而他討厭了，他便用疫厲，不斯篤，虎烈拉，喉風，天花來殺人。我能知道惡魔所想像的一切嗎？這些方法他還不夠，并且這種罪惡都是相像的！他於是不時又弄出戰爭來，好看千千萬萬的兵士在泥血裏慘殺，有的斷了臂，缺了足，有的被鎗彈擊碎了頭顱，如雞子落在路上的一般。

這還沒有完全。他又使人吃人。後來人間比他聰明了，他便造出野獸來，好看人間去狩獵他們，殺害他們，吃了他們。這還沒有完全。他又造出祇活一日的各種小畜生，蒼蠅一點鐘裏死的要幾千萬，被人踏死的螞蟻，還有其餘，很多很多的東西，我們不能想像的。凡此種種，互相殘殺，互相狩獵，互相爭食，乃致死亡永無休止。好的天主，親眼看見的，他自己玩耍有趣，因爲他眼見一切，在他，最大的和最小的都是一樣，在一點水裏和在別個星球裏的東西都是一樣。他眼見他們，他自玩耍。——惡徒，滾！

於是，我，先生，我也要殺死小孩子了。我也玩弄起他來。小孩子不是他有的，是我有的。我心上還要殺死其餘的孩子呢；但是被你捉住了呀！

我將被斬首而死。我！他要訕笑我呢，那卑鄙的人呀！於是我請求了一個牧師，我便說謊了。我自己懺悔，我是說了謊話；我便活到現在。

現在是完了。說逃不去他了。但是我不怕他，先生，我賤視他到極點。

好怕呀看這不幸者的呻吟，他呻吟着，他打着噎講話，張大了嘴，有時說出模糊的句子，喘着氣，抓住他床上的布，在一條幾乎墨黑的被頭下面，伸縮他一隻瘦削的腿，像是要逃走的一般。

呀！可怕的東西，可怕的記念呀！

我問他：

——你沒有什麼再說了嗎？

——沒有了，先生。

——那末再會。

——再會，先生，他E：

我回身瞧那牧師，他面色變的蒼白了，直立着，他高高的陰暗的斜面正對着牆子。

——牧師先生你留着嗎？

——我留着。

於是那臨死的人冷笑道：

是的，是的，他派他的烏鴉到屍骸上面來。

我，我受的已經足夠了；我便開了門逃了出來。……

完 了

陸墨林伯爵剛纔穿好了衣服。他對着那掛在化粧室角裏的一面大鏡子最後看了一眼，笑了
一笑。

他真的還是漂亮人物呢，雖然他已是蒼老了。高的，輕挑的，雅致的，小肚皮的身體，瘦削的面孔上生着一抹小鬍子不過快要變成茶褐色了，他的舉止狠方正，態度也高貴得狠。這種風儀，我不知道什麼緣故在二人之間竟是千差萬別。

他喃喃地說道：

陸墨林還活着呀！

他走進廳裏去，他的送信人正在那兒待着他。

檯上各種東西都是有條不紊，老先生從沒辦過事的辦事檯上，有十來封的信傍在三份主張相異的新聞紙邊頭。他祇把指頭一撥便將各種的信扎平鋪開了，有如賭客給人揀紙牌一般；他便看那信上的字跡，這是他每天早晨在啓封信扎前頭常是這樣的。

這時在他是一個期望的輕快時間，思索的時間，閒愁的時間，這些神祕的封口的紙兒帶給
他些什麼呢？信封裏包的是快活呢，幸福呢，煩悶呢？他很快的一看便認識了各種字跡，揀
了一會，照他所望的分作了二三堆。這裏，是朋友的；那兒，是沒有關係的人的；再遠些是
不相識的人的。沒相識的人的信常使他稍有些迷惑。他們要的什麼呢？誰的手寫這些奇異的
字，滿的是思想，希望或者是嚇迫呢？

那一天，有封信特別使他注目。雖是狼簡單的一封信並沒有什麼奇怪；但是他看這封信，
心中戰慄而且憂愁。他想：「這封信是誰寫來的呢？字跡我一定認識過的，但是忘了。」

他把二只指頭輕輕地夾起那信來，放到面前，想穿過信封讀那裏面的信，是定要去拆他的
封。

繼而他細察一會，再把檯上的顯微鏡來細細研究那字跡。他覺得乏味起來了。「誰寫來的
呢？這一手寫的字我好熟的，狼熟的，我應許時常讀過他的散文，是的，一定時常讀過的。
但這應是久遠了，狼久遠了。誰寫來的呢？呀！總是要錢罷。」

他便拆了封；繼而他讀道：

「我親愛的朋友，你應許忘記我了，因為二十五年間我們沒有見過面。我那時是年輕，現在是老了。當我向你告別時，我便離開巴黎是爲的跟我的男人到別處去，跟我的老男人就是你喚他「我的病院」的出外了。你記得嗎？他已死了五年了；現在我爲了我女兒的嫁事還到巴黎了，我有個女兒，一個十八歲美麗的女兒，你從來沒有見過她的。她出世的時我曾向你說過，但你一定沒有注意這樣的小事。」

「你，你常常是個美麗的陸墨林；人家對我這樣說的。呀！如果你尙記着小梨絲，就是你喚她黎松的，請今晚來和伊晚膳，和那老男爵夫人望施，你的永久誠實的朋友，伊將稍稍感動然而也歡喜的呈給你一只忠實的手，但這只手祇能緊握，不能用嘴來親的了。我可憐的若克萊。」

「梨絲。特。望施」

陸墨林的心跳動起來了。他坐在一張安樂椅裏，那封信放在他膝上，眼睛定着，被一種刺戟的感動痙攣了。使眼淚溜在眼睛裏！

在他的一生裏，如果他愛過一個婦人的，這婦人便是小梨絲。梨絲。特。望施了，就是他喚

她「灰之花」的，因為她頭髮顏色的奇特和她一雙灰色的眼珠。呀！這是個何等細膩，美麗，輕趣的婦人呀，這脆弱的男爵夫人，這貪酒醜陋的男爵的妻子，他猝然奪她到別處去，把她關住，把她隔離了。因為嫉妬那美麗的陸墨林。

是的，他愛過她，他被他也十分愛過，他這樣想。她親暱地喚他若克萊，她喚這名子時的腔調樣子尤其是十二分的嬌媚。

千千萬萬已抹去的紀念從遠地裏重新還到他的腦裏了，現在是甜的又可傷悲的了。一天晚上她從跳舞會出來到了他家裏，他們倆到甫落月去兜了個圈子；她是露着肩，袒着胸，他是穿的一件室內裏衣。那時正在春天；天氣溫和的狠。他裏衣的香味使溫暖的空氣都香起來了。她的裏衣也充滿了香味并且帶些肉的香味。何等神妙的晚上呀！走近湖邊，見月亮正穿過樹枝落在水裏面，她便哭起來了。他小小吃了一驚，問她爲什麼緣由。

她答道：

——我不知道；這是月亮和水感動了我。我看見凡有詩意的事物，總要使我的心縮緊起來，我更要流淚。

他微微一笑，自己也被感動了，因為這是愚蠢而有趣的事情，這是可憐的小婦人的感興，她是被各種觸擾亂了。於是他熱情地擁抱住她，啞啞地說：

——我的小黎施，你真是美妙極了。

何等嬌愛而短促的濃情呀！這愛情完得那樣快，正熱愛時而竟完完全全斷了關係，被那老畜生男爵搶去了他的妻子再不使她出來見面好久好久了呀！

陸墨林過了二三星期倒也把伊忘了。因年輕的人，在巴黎，一個婦人趕去另一個婦人是快極的。然而無論如何，他之心上已爲她造了一座小小的禮拜堂了，因為他祇愛她一個！

他現在懂得了。

他立起身來高聲說道：「我今夜一定去吃飯！」於是，自然而然的，他轉過身來對着鏡子從頭上一直看到脚上。他想：「她應許老透了，比我還老哩。」他狼喜歡呈在她的面前仍是狼漂亮，狠嫩，使她小小吃一驚，或者能使她感動，追悔往昔過去的日子！

他再看其餘的信。那些信都沒有一些重要的。

整整的一天他想這女鬼兒！她成了什麼樣呢？過了二十五年之後重新相遇好是可笑呀！他

能再認得她嗎？

他便如婦人般冶裝起來，穿了一件白的背心，因為穿上衣衫去時，比穿黑的背心愈加好看，再去喚了理髮師來燙了燙頭髮，因為他是留頭髮的，他很早就去表示他的趕急。

他走進那好看的，家器整潔的廳裏時，第一看見的，便是她自己的半身小像，是一張舊的退色的照片，往時年輕時候拍的，掛在牆上的舊鏡架裏。

他坐着等待。終而在他身後的一扇門開了；他急促地立了起來，回轉身去，看見一個白髮的老婆婆正對他呈着兩只手。

他握住了那兩只手，各手都親了個狠久的嘴，繼而仰起頭來望着他的朋友。

是呀，這是一個老婆婆，一個不認識的老婆婆她實要哭出來然而却微笑了。

他不禁喃喃的說道：

——這是你，黎施？

她回答道：

——是，是我，正是我：：你仍舊認識我的嗎？我有好許的煩怨：：好許的煩怨：：煩怨把我的生

命都燒去了：我現在此地：望着我看罷：不如：不要對我看了：但你仍是很漂亮，你：年輕：我，如果偶然在路上遇見了你，我一定就喊出「若克萊」了。

現在請坐下罷，我們先談談天。然後我去喚我的女兒，我的大女兒出來。你將見她是像我的：甯說我是像她罷：不，還不是這樣：她是和往昔的「我」完全一樣的，你看罷！但我先要祇有我們倆一塊兒。立刻我感動了，稍有些害怕。現在是沒有了，過去了：請坐罷，我的朋友。

他坐在她的近身，握住了伊的手，但他祇想對伊說；他並不認識這個婦人；他覺得從沒有見過伊的。他到這家裏來做什麼呢？他要講的什麼呢？講過去嗎？在他和她之間有什麼是公共的呢？

他在這老婦人面前，一些事情都想不起來了。他再想不起使他傷心的種種溫存濃情的事了，不久，當他想起那另一個，那小黎施，那可愛的「灰之花」時。她怎麼變成這樣的一個她呢？舊日的戀人嗎？遠地夢裏的，灰色睛珠的，喚他若克萊的便是她嗎？

他們倆並排坐着，一動也不動，兩個兒都被深沉的不適意所侵占了因而心荒意亂了。

他們倆既講的祇是支離的，冗長的，平凡的話，她便立起身來按那電鈴：

——我喚蘭奶，她說。

聽見門響了，繼而聽見衣裳的聲音了；繼而又聽見有年輕的口音喚道：

——我來了，母親！

陸墨林嚇得像見鬼一般他口吃地說：

——今天好，小姐：

繼而轉身對着那母親說道：

——呀！這是你！……

這是她，是往昔的她，失去了的黎絲復還來了，二十五年前被奪去的復被他找到了，就是這個她却愈年輕了，愈嫩了，愈稚氣了。他極想伸上臂去拖她一拖向她耳朵裏輕輕的說：

——今天好，黎松！

一個用人來說道：

——夫人飯預備好了！

他們於是走進飯廳裏去了。

這次晚餐將如何過去呢？人家將對他說什麼，他要回答的又是什麼呢？他闖進了一種奇異的要發癲的夢裏去了。他望着這兩個女人，靈魂裏早有了一個呆木的思想，一種病的癡狂的思想：

——那一個是真的呢？

那母親不停地說道：

——記起嗎？

他在那少女的鮮明澄澈的眼珠裏重新找得他的記念了，幾十次開口要對她說：「你記起嗎，黎松？……」忘了那白髮老婦的眼睛狠感動的對着他看呢。

然而過了一會，他已不知道了，他失了頭緒了，他覺得今日的她並非完全像那往日的她。那個她，往昔的她，在她的口氣裏，眼光裏，全部生命裏有些東西是他再找不得的了。於是他極力思索想起他的朋友來，想重攔住那棄他而去的她。

男爵夫人說道：

——你失去你的活潑精神了。

他喃喃地說：

——還有其餘好許的東西我也失去了！

但是在他極擾亂的心裏，他覺得像有一只畜生驚醒了，正要咬他呢，他的舊時的愛情復活起來了。

少女饒舌着，她有時說話的音調和所說的土話都和她的母親一般模樣，這種舉動和靈魂的相似，使陸墨林全身都戰慄起來。凡此種種，在他復活的熱情裏都是傷痕。

他很早便告辭出去，在大街上兜了個圈子。但這小孩子的影像却仍跟着他，趕着他，激亂他的心，沸騰他的血。離開了這兩個婦人後，他覺得看見的祇有一個，一個年輕的，舊時的，重來的，他仍如往昔一般的愛她。隔了二十五年之後，他愈熱烈的愛她。

他還到家裏回思這奇怪的，可怖的事情，幷想將如何處置。

但是當他手中拿着一枝蠟燭走過他的鏡子時，走過他在出去前沉思自贊的鏡子時，他瞧見裏面一個兩鬢蒼蒼的老人；猝然間，他記起了他的從前，小黎施的時候了；他復自覺得翩翩

年少何等被她愛戀呀！於是靠近火光，他走近去細瞧，如人家用顯微鏡細看奇異的東西一般，他瞧見自己皺紋滿臉，已憔悴可驚，這是他從來沒有覺得過的呢。

他坐了下來，憂悶極了，而對着他自己，面對着他鏡中的陰鬱的小影，喃喃地說道：「完了，陸墨林！」

父

他是在縣教育科裏做事的，住在排底郁勤，每天早上乘了公家馬車到他的局裏去。每天早上總面對着一個年輕的女子直趨到巴黎的中心，他愛起伊來了。

伊天天在同樣的時候到伊的店棧里去。這是一個小的黑黝黝的女兒，而那雙眼睛尤烏黑得像一點墨色，面色却有些象牙顏色。他常常見伊在相同的街角裏出來；伊爲要趕上那笨滯的車子，總是跑的。她跑的時候，稍有些急促的精神，而又柔美的。馬還沒有完全停步，伊已跑上了踏板。接着，伊走進車子裏面，稍稍喘着氣，坐了下來向伊的四周看一看。

第一次他看見伊，弗郎沙台西便覺得這個人是無限的有趣。人們有時遇見了這輩婦女，很想立刻就將伊緊緊的抱在懷裏，雖是不認識的。這少女，伊回答了他心底的希望，祕密的期待，和人們心底所有的，而自己並不覺得的情愛的理想。

他總不由他的要眼不轉睛地看着伊。伊被看得沒趣了，臉發紅了。他覺得了，想把眼睛移

往別處；但一會兒又向着伊了，雖然他極想注視別處。

過了幾天，他們倆已自相識了，雖則互相沒有講過話。車子坐滿的時候他便讓給伊一個坐位，自己坐到車頂上去，雖然這是不高興的。這時候伊微微地對他笑一笑，這便是伊招呼他；雖然伊覺得他看得太厲害了，常常把眼睛俯下，但伊被他這樣看法似乎已不發火了。

他們倆終歸講話了。他們倆中間的親愛，每天半小時的親愛，成熟得很快。那兒，在他自然是一生裏最快樂的半小時了。其餘的時候，他總想着伊，在他很長的辦事時間裏，時時想見伊的樣子，像鬼迷的一般。在他以為能完全占有了這小女子便是最大的幸福了，簡直超過人們的一切的成功。

現在伊每天朝上給他握一次手，這一握的感覺，和伊的纖纖手指在他肉上輕輕的壓力，直到夜間還保留着呢；他的手皮上像留着伊的手印一般。

他整天心燥地等待那車中的相會。星期日在他是最沒趣了。

伊定也愛他了，因為伊在春天的一天星期六，允許和他下一日到梅松拉非德用餐。

伊先等在火車站了，他倒吃了一驚；但伊對他說道：

『去的前頭，我須對你說一句話。我們祇有二十分鐘的時候：再不能多了。』

伊顫動着，靠住他的手臂，眼睛望着地，而頰發了青。伊再說道：

『你不能欺我的。我是一個老實女兒，要我和你一塊兒到那兒去，除非你答應我，對我發誓……不做一些什麼……方便的……或不方便的……。』

伊忽兒面孔漲得比紅罌粟花還紅。伊不說話了。他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同時又是幸運，又是失望。在心底裏，他或者歡喜這樣的，然而……上一夜裏，夢兒在他血脈裏燃着了烈火，把他弄的身搖心顫了呢。如果他知道伊行爲輕薄，他一定還少愛伊些；但那時於他伊是這樣的興趣，這樣的溫柔細膩！人們對於愛情各種自私自利的計算便使他精神痛苦起來了。

他一聲都不響，伊眼角裏含着淚珠，很感動地說道：

『如你不答應我，完全全敬祝我，我便還家去。』

他溫柔地握住伊的臂兒回答說：

『我答應你；隨你便是了。』

伊像放了心，微笑着問道：

『這是真的？』

他望着伊的眼睛。

『我對你發誓！』

『去買車票罷』，伊說。

他們倆在路上，一句話都不講，火車是滿員。

到了梅松拉非德，他們走向賽納河邊去了。

溫和的空氣使肉體發軟，也使靈魂發軟了。太陽直晒在河上，樹葉上，草地上，映出萬千快樂的光矢，注射在靈和肉的裏面。他們手携着手，沿河走去，看一隊一隊的小魚在一般水裏跳躍游泳。他們一塊兒走着，浸在幸福裏，有如從地上升到狂熱的幸福裏了。

伊終於說話了：

——你定着我是個女癡子罷！

他問道：

——爲什麼？

伊說：

「這樣子祇和你一個人到這里來，不是一個女癡子嗎？」

「不是！這是很自然的。」

——不！不！這不是自然的——爲我，——因爲我不願做錯事——然而這樣是錯了。但你知道呀：每日做同樣的事情好憂悶呢。我祇和着母親一塊兒；伊性子憂愁的很，毫無快活。我呢，我照心裏要什麼便什麼。雖然我自己要尋出些歡笑來；但時常總不成功的，總之什麼都一樣的，到這兒來是錯了。至少，你不願我那樣罷。

他趁回答伊說話便親伊的耳朵。但伊用力爭扎開了；忽然怒道：

「呀！弗朗沙台西先生！你對我發過誓了。」

他們倆便重向梅松拉菲德走回來。

他們倆在伯的阿物爾地方，河邊頭，四棵大楊樹下面的一座矮屋裏用餐。

那空氣，那熱度，那淡的白酒和二人互相覺得的心擾意亂，使他們倆臉兒熱烘烘紅了，不

舒服起來了，靜默了。

但是吃了一杯咖啡之後，他們倆又忽的快活了。他們走過賽納河，沿着河岸向弗來脫村裏走。

忽然他問道：

「你叫什麼名氏？」

「路意司。」

他也說一聲：路意司；他便不再說話了。

那條河畫出一條長的曲線，沿着遠處一行的白色房屋，屋頂倒映在水底裏。少女採了菊花來做了一大束香氣的花球，他拼命地唱歌，快活的好像一只小馬縱被放出去吃草。

在他們左面，一個小丘上沿河種着葡萄。弗朗沙猝然停了步，很驚異地立着不動。

「呀！看呀」，他說。

走完了葡萄田，又來了一岸紫丁香，花正開着朵。這是一個紫色林了，舖在地上，地毯的一大片直舖到兩三基羅米達遠的村子裏。

伊也感動了。伊喃喃地說：

「呀！何等好看呀！」

穿過了一月田，他們倆奔向這不相識的土丘去。這土丘每年供給各種紫丁香，在小販的小車裏拖着，走遍了巴黎。

樹林裏有條狹路。他們倆見了，便走這條小路，碰到一塊空地（樹林中樹木稀少的地方），他們倆便坐了下來。

蒼蠅一隊一隊在他們倆頭上嗡嗡不停地叫。無風天的太陽直曬在土丘上，使花叢裏蒸發出一股極強的香味，花汗裏透出一陣濃香。

遠地教堂裏的鐘響了。

他們倆輕輕地親起嘴來了，繼而擁抱了，便同臥在草上了。他們親嘴之外再無思念了。伊閉着眼睛滿懷抱住了她，狂熱地抱緊了他，毫無思想，理性失去了，伊從頭到腳麻痺在一種情狂的期望裏了，伊完全忘了人，却不知道自已做了什麼一回事，也不知道伊已委身於他了。

伊在這不幸的熱狂之中忽目清醒了，伊起頭哭了，手蒙着臉。

他便安慰伊。但伊要立刻回去。伊一邊急急地走一邊不停地說：

「天主！我的天主！」

他對伊說：

「路意司！路意司！停一會兒，我請你。」

伊臉兒紅了，眼兒凹進了。他們倆一到了巴黎車站，伊就離了他，也不對他說一聲再會。



當他下一天在馬車裏碰着伊的時候，他見伊神色變了，瘦削了。伊對他說：

「有話要對你說；我們到大街上下車。」

他們倆走上邊道時，伊說：

「我們應當分別了，事情過去了，我不願見你了。」

他口吃地說：

「但是，爲什麼？」

『因爲我不能了。我已錯了，我不能再錯了。』

於是他請求伊，哀懇伊，他正愛得發昏，而今一旦斷絕關係，好叫他想完全占有伊的頭念，弄得他魂飛魄散呢。

伊仍固城地說道：

『不，我不能夠。不，我不能夠。』

但是他異常興奮。他允許伊娶伊爲妻。伊又說：

『不。』

伊離他去了。

八天工夫他沒有看見伊。他又不能去找她，因爲他沒有知道伊的地址，他想把伊永久失去的了。

到了第九天晚上，有人來按他的門鈴了。他走出去開門。這是伊。伊倒在他的臂中，不再拒絕了。

伊做了他三個月的女主人。當伊對他說肚皮大了，他便討厭伊了。他腦子裏現在祇有一個

念頭：就是無論如何要和伊斷絕關係。

他既不能預先對伊說明，又不知如何下手，如何講去，憂愁不悅，心裏怕那肚中的孩子日長夜大起來，他竟決心了。一夜，他走出了家，失蹤了。

伊受了這樣粗暴的打擊，伊再不要去找那拋棄伊的人了。伊跪在伊母親的面前，懺悔伊的不幸；幾月之後，伊產了一個小孩子。

多少年過了。弗朗沙台西老了，但是他的生活毫無一些改變。希望也沒有了，期待也沒有了，經營他陰鬱的單調的局員生活，每天一定時候起了身，走那一定的路，在那一定門子面前，穿過那一定的門，坐那一定的椅子，做那一定的事情。他孤單單祇是一個兒，日裏，在他沒有什麼關係的同事中間是一個兒；夜裏，回到他寓裏，也是一個兒。他每月省出一百法郎來防老。

每逢星期日，他向愛利賽兜個圈子，看看來往的漂亮客人，水手們和美麗的女人。

到了下一日，他對他的同伴說：

『昨天從那樹林（譯者按：此即 Bois de Boulogne 巴黎有名散步之地。）遠轉的車馬十

分好看。」

有一天星期日，他偶然走起一條新路來，他走進了蒙沙公園。這是在夏季一天的清晨。奶娘和母親們都坐在路旁邊看小孩子們在伊們面前遊戲。

弗朗沙台西忽然戰慄起來，因為他看見一個婦人拖着兩個小孩子的手走過：一個是十歲相近的男孩，一個是四歲的女孩子。

這是伊。

他再走了幾步，倒在一張椅子上，感動得使他悶去。伊是不認識他了。他又走回過來要再看伊。伊現在是坐着，男孩子很乖地坐在伊身旁，那個女孩子正在做泥團子。這是伊，這一定是伊。伊的神氣很有上等婦人莊嚴的樣子，裝飾很簡潔，舉止很正當。

他老遠望着伊，不敢走近去。那男孩子仰起着頭，弗朗沙台西覺得戰慄起來了，這定是他的兒子。他看着他，他認得的，和他以前拍在照上的自己一般無二。

他躲在一棵樹後面，等伊走時去跟着伊。

那一夜他沒有睡去。最使他難過的是想那小孩子，他的兒子！呀！他如果能知道，這是一

定的了嗎？但他又怎麼樣做去呢？

他已看見了伊的房子；他去探聽。他探聽得伊是嫁了一個隣舍，一個很正直的人，因為可憐伊的不幸，便娶了伊。這個人知道伊的錯事，但寬恕了伊，並且連弗朗沙台西的兒子都肯承認是他的。

他每星期日總到蒙沙公園裏來。每星期日總看見伊的，每次總不能克制的，癡心夢想的，要把他兒子抱在懷裏來親他的嘴，偷了他跑去。

他老了，毫無愛情孤孤單單的一人，真是寂寞悲哀極了；心中苦痛不堪，悔恨兼并，想念兒子之情把他的心扯碎了。這愛子之心是人人有的呢。

到後來，他想冒險去嘗試一回，走近伊的身旁去，一天當伊走進園裏的時候，他站在路中，面色蒼白，嘴唇發抖，向伊說道：

『你不認識我了嗎？』

伊舉起眼睛來一看是他，嚇得叫喊了一聲，使携着兩個小孩子的手，逃去，兩個孩子拖在伊的背後。

伊回到家裏痛哭。

幾個月過了。他再沒有看見伊。但他仍日夜想念他的兒子。

他只要能夠把他的兒子親一下嘴，死也可以，冒天大的險也可以，總之什麼事都情願。

他寫信給伊。伊沒有回答他。寫了二十封信之後，他知道已不能挽回伊的心了。於是他決心了，就吃手槍都情願。他寫封信給伊的丈夫：

「先生，

「我的名氏，在你一定是件可怕的東西。但我這樣不幸，這樣苦痛，除了靠你之外我再沒有別的希望了。

「我祇要求你十分鐘的會面。

某某上」

下一日，他接到回信說：

「我在星期二日五點鐘等你。」

弗朗沙台西上扶梯時，走一步停一步，心跳的不得了，胸間像小鹿般的衝撞，呼吸都困難

了，手把着欄干使不致掉了下來。

走到第四層，他按鈴；一個女用人出來開門。他問道：

「弗拉梅先生？」

「正是此地，先生，請進。」

他走進一間客廳裏。他一個人等着，心上驚惶着，像遇到什麼大險了。

一扇門開了。走出了一個人來。那人很高，嚴肅而稍粗大，穿着黑色的衣服。他指着——

椅子請他坐。

弗朗沙台西便坐了下來，繼而聲音發抖地說道：

「先生……先生……我不知道先生認識我的名氏沒有……你知道沒有……」

弗拉梅截住他道：

「這沒有什麼用處的，先生，我知道的。我妻子對我已說過你了。」

他的口音，他的威嚴，都是正直人的樣子。弗朗沙台西接下去說道：

「呀，先生，我對你說，我愁苦得要死，我悔恨得要死，我羞恥得要死。我願一次，祇要

一次親親那……孩子……」

弗拉梅立了起來，走近那大鑪旁頭，按了按鈴。女用人進來了。他對伊說：

『去替我找路意司來。』

伊走去了，他們倆面對面，不講一句話，因為沒有什麼可講了，待着。

忽而一個十來歲的小兒跑進了客廳裏來，奔到他認為父親的那人身邊。但他看見了那客人便立定了，呆住了。

弗拉梅親親他的額，然後對他說道：

『現在，去親親那位先生，我的寶貝。』

小孩子很溫柔地走過去，望着這不認識的人。

弗朗沙台西已站了起來，他要俯下去，連他的帽子都掉了下來。他望着他的兒子。

弗拉梅很伶俐地轉過身體，從窗裏望着街上。

小孩子很驚異地等着。他拾了那帽交給那客人。那時弗朗沙便把他抱在臂中，發癡一般的親他，面孔上，眼睛上，嘴上，頭髮上都被他親到。

小孩子被他這樣的親嘴驚駭起來了，想要避去他，掉轉頭去，用兩只小手去推開這人的嘴唇。

弗朗沙台西放了他下來。說道：

「再會！再會！」

他更像賊一般的逃出去了。

狼

這件事實是老候爵達維勒在男爵拉凡勒家吃好了聖俞培節酒（注一）之後對我們所講的。

日間大家追趕一只鹿，賓客之中祇有候爵一個人沒有加在裏邊，因為他從來沒打過獵。

當盛宴的時候，大家所談的無非是狩獵的事情。婦女們很喜歡聽這種殘忍的而且時常像假造的故事，講的人伸拳擦臂，聲大如雷，大談獵人和野獸怎樣攻打。

達維勒所講的十分動聽，語調高雅而稍有些鼻音，但是精力却很充足。他應許常常講起這件歷史因為他講的很流利，他毫不躊躇狠伶俐地選擇種種字句來形容這件事情的情景。

「諸君，我從來沒有打過獵，我父親也沒有，祖父也沒有，曾祖也沒有。但是這最後一個——曾祖——却是一個比你們打獵更要利害的人所生的兒子。他在一七六四年死了。他怎樣死的，我來給你們講。」

他的名氏叫做若望，已經結過婚了，他的兒子就是我的曾祖。他和他的兄弟法郎沙達維勒一塊兒住在我們的陸蘭的古堡裏，那兒都是森林。

法郎沙達維勒因爲打獵的熱情，竟連妻子都不娶。

他們倆的打獵是一年到頭無休無息毫不疲倦的。他們倆祇有打獵是起勁的，除了打獵，以外的事都不懂了，講的也祇講打獵的事情，他們倆簡直祇爲打獵活在世上。

他們倆的心裏都有這可怕的，不可測度的熱情。這種熱情把他們倆燃燒了，把他們倆完全占領了，不許再留一些別種事情的地方。

他們倆打獵時不許人家阻礙的，無論什麼理由都不許。我會祖出世的時候，他父親正在追只狐狸若望漢維勒全不去阻止他，但是他咒道：「這孩子應該等我打死了野獸再出世！」

他的兄弟法郎沙打獵比他還利害。早上一起身，他便出去看狗，看馬，接着便在古堡周圍打鳥，直要去追趕一只大野獸了纔肯罷休。

在那地方上人家叫他們「候爵先生」和「兄弟先生」，當時的貴族全不像今日的貴族想在名目裏頭造成一個階級；因爲候爵的兒子不是伯爵，子爵的兒子不是男爵和大將的兒子不是生就大佐一樣。但是今日卑鄙的虛榮却利用這樣的事情。

我來再講我的上代罷。

他們倆的身體想是高大而瘦挺，毛髮濃厚，性子粗暴氣力強壯的人。阿弟的身體比阿哥更加高大，他的嗓子那樣的洪大，隨着他說他所愛的傳說時，樹林裏的葉子都爲他的叫聲而顫動起來。

當他們倆上了鞍子去狩獵的時候，看這兩個巨人騎在碩大的馬上，那副情景是十分可觀。却說一七六四年將近仲冬的時候，天氣異常凜冽，狼羣是很險的。他們連晚歸的村人都要攻擊起來，夜間在人家屋子周圍打轉。狼的叫聲自太陽沒後直要叫到日出方止並且還要掠奪柵子裏的家畜。

不久，起來一種謠言，說有一只巨大的狼，毛是灰白色的，吃了兩個小孩，咬斷一個婦人的一只手臂，咬死了地方上一切守防的狗，毫不害怕地闖到庭園來聞聞嗅嗅。居民都說狼的一呼一吸使火焰都發顫。不久之間，地方上傳遍一種恐怖。一到天晚，無人再敢出門了，黑暗裏就像有只野獸……

達維勒兄弟決定要找出這畜生來弄死他。他們倆招請地方上的壯丁們，去大大的狩獵一回

但是無益。他們獵盡了森林，狩盡了叢林，總沒有碰到這只畜生；被殺死的狼都不是那一只。那畜生像報仇一般，常常離人家找他狼遠的地方，攻打一般旅客，掠奪一般家畜。

一夜，他闖進了達維勒的豬棚，把兩頭養得最肥的豬吃去了。

弟兄兩個便大怒起來，以為這惡魔的攻擊，簡直是直接的侮辱，簡直是挑戰了。他們心中一股怒氣，便帶了他們最有力的最善趕猛獸的獵犬去狩獵那只惡獸。

自天明起，直至紅灼灼的太陽在枯萎的大樹後面落下的時候，他們雖獵遍了森林，但總找不到什麼。

他們又是憤怒，又是失望，依着馬兒一步一步的在叢藪中的一條小路裏回轉了，他們的打獵本領竟因了那趕狼子失敗，好不驚駭，猝然間兩口兒都被一種神祕的恐怖執住了。

阿哥說道：

——這畜生不是平常的野獸。人家說惟有**人**一般的思想。

兄弟答道：

「或許應該請我們做主教的表兄來祝福祝福，或者求隨便什麼一個牧師來念幾句應該說的話。」

接着他們倆都靜默了。

若望復說道：

「你看太陽這樣紅，那只大狼今夜又要弄出什麼亂子來呢。」

他沒有說完話，他馬兒的後腳忽的跳了起來；法朗沙的馬兒也跳了起來。一片鋪滿着枯葉的叢林在他們倆面前展開着，發現一只灰色的大野獸正穿過樹林逃去了。

兩人好歡喜的大叫一聲，身體向碩大的馬頸前一彎，盡全身的氣力驅策馬兒前進，他們把馬扯着，激厲着，拉着，把馬蹬兒夾着，這兩個大力的騎士像把馬兒在腿間夾了起來如飛的一般去了。

馬兒穿過叢林，越過低窪，爬上山腰，躍下山頭，一路飛躍前去，他們又盡力的吹那鹿角催喚他們的獵人和他們的獵狗。

正在這飛躍之裏，我老祖宗的額角忽的和一枝極大的樹枝一碰，竟碰破頭蓋骨；他便倒地

死了。他發狂似的馬兒一直望前飛奔在那包着樹林的蔭影裏失去了。

兄弟達維勒立即勒住了馬，跳下地來，把哥兒抱在臂裏，他瞧見那鬍鬚和鮮血正從傷口流出。

他便在屍身旁邊坐了下來把那面目模糊，鮮血淋漓的頭顱安在他的膝上。他望着他哥兒僵硬的臉。漸漸地一種恐怖把他侵占了，這是一種他從來沒有覺得過的恐怖，蔭影的恐怖，寂寞的恐怖，荒涼的樹林的恐怖，也是那怪狼爲他同族報仇，殺死他哥兒的恐怖。

黑暗愈厚了。光銳的冷氣使樹木都格格的響。法朗沙戰慄着立了起來，他覺得不能再在那兒停留了，并且覺得氣力毫無了。什麼聲音都沒有了，犬吠聲，鹿角聲，都沒有了，隱隱約約的地平線一帶都靜默了；這凜冽的寒夜，愁慘的靜寂，實是使人恐怖。

他兩手抓住了若望的身體，把他橫在馬鞍上帶歸堡去；他便緩緩地走着，他神志昏亂的如醉了一般，像有什麼可怖的和怪異的東西追趕着他似的。

猝然間，在一條黑暗的小路上看見走過一個巨大的東西，原來就是那只畜生，這個，人不禁戰慄起來了；有什麼冰冷的東西，像一點冰水般的沿着他腦部滾了下來。這可怕的狼子忽

然回來，直使他嚇的發昏他好像脩道士被鬼迷般的用手劃了個十字架。但是他一眼看到那橫在他面前僵挺的屍首，立刻勃勃的怒氣一變了而爲忿怒，他那樣的激怒真是平常所沒有的。他於是刺着馬兒追趕那狼。

他追着狼趕過林場，低窪，山林和不認識的森林，眼睛釘包在圍大地的黑暗裏飛跳的一團白色。

他的馬兒受了刺戟，也像來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和勇氣，他伸長着頸子向前飛奔，馬頭不時碰在樹上，岩上，那橫在鞍子上的屍首，有時被荆棘抓住了頭髮；有時額角碰在大樹幹上，鮮血飛濺在上面，馬鐙子把樹皮都扎破。

忽然那只野獸和騎士，都跑出了森林，走進一座山谷裏，那時一輪明月正照在山頂上。這山谷都是石去，四周被岩石包圍着，一條路都沒有；這窘迫的狼子便轉身還了過來。

法朗沙好歡喜的大叫一聲，那回聲如雷鳴的一般，他手裏握了一把短刀，便跳下馬來。

那只畜生身上的毛，都豎了起來，駝着背待他上來，兩只眼睛，兩顆明星似的光亮。在戰鬥之前，這大方的獵人，先把他哥兒抱了下來，坐他在一塊岩石上，再把一塊石子托住了，

他鮮血塗滿的頭顱，他問鬻子說話似的，向他耳中大叫道：「看呀，若望，看這個呀！」

接着，他便直向那惡魔衝去，他覺得自己有了倒山碎石之力，那畜生想咬他，抓穿他的肚子，但是都沒有用，他捉狼的喉頭，連傢伙都沒有用，竟漸漸地把狼絞死了，聽狼子喉間的呼吸停止了，祇有心臟的震動了，他笑了，歡喜的發昏了，他的手愈握愈緊了，在迷惘的喜悅中叫道：「看呀，若望看呀，」一切的抵抗都沒有了，狼的身體軟了下來，狼是死了。

那時法朗沙抱他起來，擲在哥兒的脚下，狼悲切的反復說道：「呀，呀，呀，我的若望呀，那畜生在這兒呀！」

後來他把兩個屍骸，並放在鞍子上，他便再取路回去。

他回到堡裏，又是流淚，又是發笑，像加江底見潘泰利瘡出世的時候一般（注二），嘴裏叫出勝利的聲音來，手舞足蹈地講那畜生的死，同時又悲忿填膺的捋着鬍子，講他哥兒的死。

後來他常常再講起這一天的情景的時候，他便含着淚說道：「如果這可憐的若望能見我絞死那只狼，他一定死也歡喜呢！」

我上祖的妻子，把打獵的恐怖，訓誡她的兒子，於是一代代傳下來，一直傳到我，都

看狩獵這件事，是最可怕的。

候爵達維勒說完了，有人問他道：

——這件歷史是件傳說罷？

他回答說：

——我可發誓！這件歷史從頭至尾是真的。

那時一個婦人，狠溫和說道：

——都是一樣的，有這樣的熱情，是狠好的。

(注一)披聖愈培節的節期是十一月三日

(注二)加江底和潘泰利利 (Gargantua et Pantagruel) 是十六世紀法國作家拉伯蘭所著的書名，又是書中

的英雄加江底是父，潘泰利利是子，兩個都是巨人。

